# 舊唐書

三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鄭覃 覃弟郎潛　陳夷行　李紳　吳汝納

李回　李珏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員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爲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闕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

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閤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乆無閤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爲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二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沿難爲改正請召宿儒奥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爲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爲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爲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爲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

相曰殷侑通經學爲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爲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戶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爲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勑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滎陽郡公食邑二千戶覃雖精經義不能爲文嫉進士浮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北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爲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二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乆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効自三十年已來多

不務實取於顔情如嵆阮之流不攝職事黃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删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删定以為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禄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秉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

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之以固言李珏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珏曰陛下放宮女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入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爲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爲左衽陛下以爲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三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款援爲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弘文館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纔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朗潛

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爲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

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絶其侈靡不慮下
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
内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温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
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
昌便用金唾壷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
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録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爲史
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
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
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
庶幾不爲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
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
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爲恥異日臨朝庶
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誡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
大夫會昌初爲給事中出爲華州刺史入爲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

本司事大中朝出爲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北平軍等使尋遷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蘊若瑞玉澹如澄川智略合乎蓍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践方嶽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謐聞聽念茲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有節財用不虧繄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揔紀綱公望益隆典彝具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叅化源以提政柄二事仰清廉之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頤養或乖腠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毋圖懿績唯冀有瘳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輿悼臨軒載懷

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潛字
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
府寶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入爲起
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録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
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
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
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開成二年四
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珏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
所爲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
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邠
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
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
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

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鐏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讎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覃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怪夷行曰諫官當衙秖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珏曰姚巳而宋罷珏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卽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文宗用郭薳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列以爲不可

既而蓬坐贓帝謂宰相曰宋祁論事可嘉祁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奬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三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弟玄錫夷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三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爲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爲從事紳以錡所爲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

遺歲餘穆宗召爲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
意相善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員外郎知制誥二年二
月超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爲李逢吉教人告稹陰
事稹罷相出爲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顧稍
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爲浙西
觀察使乃用僧孺爲平章事以紳爲御史中丞冀離內職易掎摭而
逐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爲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褊
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府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
不遜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爲江西觀察使天子
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爲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
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爲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
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
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爲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
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

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誚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爲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爲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爲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旦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爲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荊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爲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爲左常侍王守澄每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勸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冲年

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
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寮中
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爲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
告哀使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
言逢吉姦邪誣摭紳罪語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
事得穆宗特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
敬宗爲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
紳黨得保全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
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
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爲江
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
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
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
鄭覃輔政起德裕爲浙西觀察使紳爲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

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汴宋之境詔書襃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使事會昌元年入爲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復出爲淮南節度六年卒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爲朋黨所擠瀕於禍患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陽而宗閔嗣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置德裕深罪大中初教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湘坐贓下獄準法當死具事上聞諫官疑其冤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冤方構湘兄進士汝納詣闕訴冤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
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駮議二十卷自尚書員
外郎出爲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贓貶潘州司戶卒汝納亦進士擢第
以季父贓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爲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贓時
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
言會汝納弟湘爲江都尉爲部人所訟贓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爲妻
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鉶鞫之贓狀明白伏法湘妻顏顏繼
母焦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船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
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
論之乃差御史崔元藻爲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贓
準法其侍官娶百姓顏悅女爲妻則稱悅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
氏是衣冠女非繼室焦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
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裕陰爲崔
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贓罪不至死又云顏悅實非

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鍜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爲崔白令狐所奬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爲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叅軍登朝爲左補闕起居郎尤爲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强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授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櫜鞬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稹無功欵効河朔故事理即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

郡境連魏鎮用軍便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秪收山東三郡弘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協之音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門下歷戸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山陵使祔廟竟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相入朝爲兵部尚書復出爲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謚曰文懿

李珏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珏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勲臣飲宴珏與同列上疏論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況爲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禄豈敢腹誹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昔云有詔追李光顔李愬欲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易月

之期俯從人散而禮經著三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
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遏密弛禁蓋爲齊人合宴內庭事
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爲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
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顏李愬父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
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褒其宿勳付以疆事則與歌鍾合宴酒食
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纘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
形于詔勑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
用其言慰勞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
十珏上疏論之曰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蠲省況稅茶
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清八方砥平厚
斂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爲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
同俗既祛竭之難捨斯須田閭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
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
所冀長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

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徵故事直以目前所見陳之伏望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懲聚斂外官押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榷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在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三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戶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為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為謀屢為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珏對曰邦國安危

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宜調適以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
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
文宗以杜悰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
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
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
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卽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
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叅豈自保陛下常語臣
云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勾一人渠卽合勸我
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韋處厚作相三
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恠珏曰處厚淫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其年五
月上謂宰臣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奉
卽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恩理道故不可
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用可也珏又曰貞觀中房杜
王魏啓告文皇意秖在此請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

心終不改也尋封贊皇男食邑三百戶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復俱罷相出爲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崔鉉白敏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爲戶部尚書出爲河陽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楊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中七年卒贈司空

李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太和初累官至駕部郎中知臺雜四年李宗閔作相用爲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爲王守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閤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爲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爲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爲華州刺史其年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罪固言代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

事自欵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朋黨九月兵部尚書出爲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爲平章事訓注誅文宗思其讜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爲平章事判戶部事二年羣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鬱嘗愧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處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隋州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史秖有此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舊人舉爲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闕貞豈時乏才耶李石對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敘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保任便宜擬用隨其稱職與否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疎實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宜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尋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下侍郎平章事出爲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

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朝歷兵戶二尚書宣宗即位累授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學敷敭莫副具瞻之望加以互生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章可爲世範德行可以爲人師有啓誦之上才非栢靈之失道詎可不思已過祇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言進矣子輩安可逃乎土運之衰斯爲困厄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吠聲濟惡結黨專朝謀身壞國何名燮調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德裕　德裕子燁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宰相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耻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蠻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爲掌書記由大理評事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眞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謁傳導中人之言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

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雜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款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太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在襄

陽入朝乃密賂織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爲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鋭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懼紳與德裕禁中沮之九月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竇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寖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鋭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纘曆頗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盝子粧具二十事進内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

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姦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群甿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虔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冊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況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勑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即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榷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榷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羡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苹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榷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爲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勑却停榷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羡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迴市去二月中奉

旨令進盝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妝市方獲制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令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迨臣若因循不奏則負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榷酤及諸州羡餘之目則知臣軍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勑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繚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太

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中使
於江南採鵁鶄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
即時皆放又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扞撥鏤牙合子等
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鵁
鶄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欵效忠當聖祖之朝有
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
不納又伏覩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
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
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鵝天馬掬豹盤條文
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
昔漢文帝衣弋綈之衣元帝罷輕纖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
陛下近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己以臣前表宣示群
臣酌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
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以來累勅天下州府不得

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猒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戒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牓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傜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筭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失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踈遠賢能昵比群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扆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險

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獻冊扆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紈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騄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己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爲麗慈仁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驁流湎舉白浮鍾魏叡侈汰淩霄作宫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爲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僞昭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

遺虞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仆栢谷微行豺豕塞路睹兒戲殆斯可誡懼帝手詔荅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澄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廷者兩代龔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睠屬何已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讜言也辨邪諷信任群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荅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久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曆二年亳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顧一人

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蔬飧危疾之人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沿路轉以市人老疾飲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蒜山渡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甿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眞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即令高品薛季後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生愼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黄發謂天之歎孔子與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下用玄祖之訓修軒黄之術凝神閑館物色異人將以覿冰雪之姿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眞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衒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内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黄金可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甑生皆成黄金二祖竟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眞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使必成黄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眞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

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盡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內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義觀察判官自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

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峯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閽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皐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欵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贊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卭峽關移巂州於臺登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蜑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痏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絶歸降之義上頗尤僧孺其年冬召德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

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退問安否上歎醫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悛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韓佽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巳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勅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

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漳王養女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王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十一月檢校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鷺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鷺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

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罰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謨崔黨韋有翼拾遺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妄奏錢帛以傾僧孺上竟不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爲異事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迴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離散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陁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陁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扞

禦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階之必矣不如以理卹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碩俄而迴紇宰相嗢没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州川界沙陁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自河西隴右出玉門關迤邐是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

不知的屬黠戛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粮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立斛瑟羅爲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靈此二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僞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即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乃止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爲牛僧孺所沮終失維州奏論之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雖是雜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章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疑言上罔宸聽以爲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爲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

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徙是爲郅支報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絶頂三面臨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甸宵旰累朝貞元中韋皐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爲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礧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臣信令乃送款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僞其悉怛謀尋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即大出牙兵受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虚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

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棲鷄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爲恢復之基繼具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顒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犬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爲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梏舁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遭蕃帥譏誚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款之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惡恒謀舉城受酷由臣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其年德裕兼守

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總留後三軍請降旄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命帥皆用儒臣頃者李抱眞成立此軍身殁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令李緘護喪歸洛洎劉悟作鎭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鄭注李訓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若不加討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鎭相効自茲威令去矣帝曰卿筭用兵必尅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鎭耳但得魏鎭不與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鎭自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鎭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鎭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李回使三鎭諭旨賜魏鎭詔書云卿勿爲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何弘敬王元逵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

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
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支供餉遲
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
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
進討經年未抜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洺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
殄皆如其筭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横水戍兵因移戍
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爲留後武宗
以賊稹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
覘其所爲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
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
以城內無兵抽横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間便致十五
里兵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爲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
財昨横水兵亂止爲欠絹一疋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
有一聯甲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

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及寧捨劉稹即時請降詔令王逢起榆社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即日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五年武宗上徽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解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棄天下不逞之伍咸害其功白敏中令孤綯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掎摭構致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永寧

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李紳鎮揚州時謀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戶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德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好著書爲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章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甸皆參佐賓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者無能預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題寄歌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録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伐叛志獻替録行於世初貶潮州雖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貴于天命委福禄於冥數昔衛卜協于

沙丘爲謚巳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卌烏白帝尚在而漢斷素虵皆兆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于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死於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准不宜以餓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胷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溘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乙丑歲予自荆楚保鞏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于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爲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初掌記北門管涔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爲文翰之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爲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巳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纘緒召入禁苑及爲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予下榻與語曰時事

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患公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于生引鄴郡道士至纔升階未及命席謂予曰公當爲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差歲月自憲闈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者俄亦竄逐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爲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三子燁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亳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立山尉二子幼從父殁於崖州燁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陽子延古

史臣曰臣總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公亦以身徇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時觀其禁掖彌綸巖廊啓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罔有虛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

即太深文所可讓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度外齊彼
我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爲傷心古所
謂攫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見於眉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贊曰公之智決利若靑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闕骨葬南溟
嗚呼煙閣誰上丹靑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澧王惲深王悰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茂王愔淄王協衡王憺澶王忱棣王惴彭王惕信王憻榮王憒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鄧王四年閏三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宙尋復今名其年有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月方行冊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時勑國子司業裴茝攝太常博士西内勾當茝通習古今禮儀嘗為太常博士

及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攺司業方罷兼領国典無皇太子薨禮故
又命莅領之廢朝十三日蓋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謚曰惠昭
澧王惲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寛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
年進封澧王七年攺今名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
儲副承璀獨排群議屬澧王欲以威權自樹頼憲宗明斷不惑上將
冊拜太子詔翰林學士崔群代澧王作讓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已合
當之而不為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王亦薨於
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
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郡王
深王悰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
年進封深王攺今名長子潭河内郡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寰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為高密郡王元和
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攺今名大和二年薨長子沛大和八年封頴川
郡王

絳王悟本名寮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曆二年冬遇害長子洙大和八年封新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乃封審爲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師道爲節度留後不出閤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鄜王憬長慶元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悦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長慶元年封長子瀛晉陵郡王　婺王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憓武功郡王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子漵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第三子渙馮翊郡王　衡王憺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晉平郡王

澶王忱長慶元年封長子溶鴈門郡王　棣王惴大中六年封咸
通三年薨　彭王惕大中三年封　信王憻大中十四年封咸
通八年薨　榮王憤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封其子令平嗣王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湊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寛和温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
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閹官欲盡誅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
畫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
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
親事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
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鋌絹八百匹又晏敬
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吳綾汗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荅申錫其事
皆鄭注憑虛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黃門獄鍛鍊僞成其款居三四日
朝臣方悟其誣構諫官崔玄亮等閤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

付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僞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詿誤有聞構爲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殛竄尚屈彝章漳王湊手足之親盤石是固居崇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尚賢之志而滿盈生患敗覆是圖姦兇會同謀議聯及汚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駭予衷再驚羣聽尚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慎建侯之命姑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制下上令中使齎巢縣官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須此爾宜寬勉八年薨贈封齊王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年正月制曰褒善飾終王者常典況我友于之愛手足之親永言痛悼之懷用錫元良之命故齊王湊孕靈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惠和洽於親愛將固磐石遂分茅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善造次不失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耇以保怡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言軫懷無已繇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

之儀則爾而天倫之恨何攄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
司擇日册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太和八年授開府儀同
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勑安王潁王並依百官例逐月給料錢
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
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言揚陳王成美
悼懷太子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晉王太和二年薨年
五歲上撫念之甚厚册贈悼懷太子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衞
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廢况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
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
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言揚第六子成美皆氣蘊
冲和行推敬愼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

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言揚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
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授封第三男寀樂平郡王紀王與襄王同時
授封陳王成美與紀王言揚同時授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古先哲
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主重离朕以寡
昧祗荷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
龜筮告吉以爲少陽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
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温文合
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
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匕鬯以奉粢盛宜迴朱邸之榮俾踐
青宮之重可立爲皇太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莊恪太子薨
將相大臣洎職言者拜章面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冊禮復
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第十九男儼宣城郡王
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永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永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太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傅輔導之時王傅和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習性可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戶部侍郎庾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戶部郎中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冊爲皇太子上自即位承敬宗盤遊荒怠之後恭儉惕愼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儲貳未幾晉王薨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令布是命中外慶悅後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開成二年上以皇太子宴遊敗度不可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臣及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南班四品已上官對宰臣及衆官以爲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宥御史中丞狄兼謩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六人洎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已栢常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表

載和及品官白身內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刺色流竄尋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愼依前隔日入少陽院其年薨敕兵部尚書王起撰哀冊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謚曰莊恪十二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旍而風緊皇帝念主鬯之缺位悼佩觿之夭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冥寞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皇矣帝緒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成天下和平儲社發祥是生元良覃訏之初岐嶷用彰蘊才游藝王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封殖俾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靑宮尊師重傅養德含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沖異日

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魏丕能文方循於內美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燿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為山何反眞而游岱嗚呼哀哉憂兢損壽沉痾始遘群望並走百靈宜祐昊客之問徒為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天垂象而則然人由已而何有嗚呼哀哉秘駕乘華兮即宮夜臺鳳笙長絕兮蜃輅徐來啓青宮而右出歷玄灞而左迴度凋林兮魂斷入曠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雲帶翣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廟之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欷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賓客咸歸瑟彼玉簡閟于泉扉用專信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哀哉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迫於公卿之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衰賢妃楊氏恩渥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誣譖太子終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緣橦有

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往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責之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殺之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杞王峻開成五年封益王峴　兗王岐德王嶧昌王嵯皆會昌二年封　宣宗十一子懿宗皇帝餘並封王靖懷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薨冊贈靖懷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封咸通四年薨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濮王澤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汭第八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封　廣王澭大中十一年封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並封王魏王佾咸通三年封　涼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

王佶咸通三年封　威王侃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太傅仍加食邑三百戶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陞光啓三年十一月十
四日封　昭宗十子哀帝餘並封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
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四年二月十四日冊爲皇太子時駕
在華州韓建畏諸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
下欲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諸王欲劫遷車駕別幸藩鎮諸王懼
詣建自陳建乃延入卧內密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
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
諸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上疏抗
請歸十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爲諸王所圖乃以精甲數千
圍行宮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
都軍士尋放還本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綂行宮扈蹕至是並急詔

散之罷諸王兵柄建處上不悅乃上表請立德王爲皇太子其年八月嗣延王戒丕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八王並賜死于石堤谷光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於東內冊裕爲帝及天復初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右軍群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爲賊輩所立依舊令歸少陽院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眉目疎秀春秋漸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寶位天下知之大義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密啓胤然之昭宗不納他日言於全忠全忠曰此國家大事臣安敢竊議乃崔胤賣臣也尋以哀帝爲天下兵馬元帥後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淚下因齧其中指血流玄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宗遇弑之日蔣玄暉於內西置社筵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爲玄暉所殺投屍九曲池

棣王祤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　虔王禊沂王禋遂王禕並與棣王同時封冊　景王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祁王祺

與景王同時封冊　雅王禃瓊王祥並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嗣
襄王熅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車駕在寳雞西軍逼請幸岐隴
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興元時熅有疾不能從因爲朱玫所挾至
鳳翔有臺省官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徹率
群寮冊熅爲監國熅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戸部各置副使三司
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熅遣僞戸部侍郎栁陟等十餘
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納僞命者甚衆十月朱玫率蕭遘等冊熅爲
帝改元曰永貞遥尊僖宗爲太上元皇聖帝初河中王重榮表率東
諸侯進貢唯蔡賊與太原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協于朱玫故
也及王行瑜殺朱玫熅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之熅與僞百官泣
別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明日熅
爲鄜州亂軍所殺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熅四月監國至十二月死凡
在僞位九月矣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邊以功歷郡守乾符末

領邠寧節制中和中收復京師與太原李克用東方逵同制加使相光啓元年冬受詔招討河中軍敗以軍容使田令孜失策時諸軍皆怒乃徇人情表請誅令孜令孜與楊復恭挾帝西幸玫又失策乃虜嗣襄王熅與蕭遘等同立爲帝大行封拜以啖諸侯而天下之人歸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冊立及後玫自稱大丞相吐撥在已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時行在出令有能斬朱玫首者則授以邠師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峯不利退保鳳州終慮得罪與腹心密謀從入京師時玫有第在和善里行瑜率兵仗入見玫猶責以擅還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遂斬之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隷本軍事朱玫爲偏將平巢寇有功光啓二年玫冊嗣襄王熅爲僞帝授天平軍節度使領兵守大散關攻大唐峯爲李鋋所敗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于闕下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楊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景福中逼朝廷加尚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會韓建李茂貞稱

兵入覲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磎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敗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園王師圍急行實行約先敗欠保龍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化二年十一月挈族至慶州爲部下所殺○史臣曰自天寶巳降内官掌禁旅中闈篡繼皆出其心故手纔攬於萬機目巳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文宗好古胠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奏褒以儲闈付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邸對食頃筵怡怡中肺腑之情穆穆盡棣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謠昭肅惑讒毒流安邸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閤之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爲傷心大中咸通巳來寶圖世及犬牙蟠趾雖不逮於姬周豆什布謠未甚悲於宗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曾蔡勦絶魯魏克昌誅叛賞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棣萼其芳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李宗閔　楊嗣復　子授　損　技　拭　撝

楊虞卿　弟漢公　虞卿從兄汝士　汝士弟魯士　汝士子知溫　知遠　知權附　馬植

李讓夷　魏謩　周墀　崔龜從　鄭肅

盧商

李宗閔字損之宗室鄭王元懿之後祖自仙楚州別駕父曶宗正卿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曶兄夷簡元和中宰相宗閔貞元二十一年進士擢第元和四年復登制舉賢良方正科初宗閔與牛僧孺同年登進士第又與僧孺同年登制科應制之歲李吉甫爲宰相當國宗閔僧孺對策指切時政之失言甚鯁直無所迴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又第其策爲中等又爲不中第者注解牛李策語同爲唱誹又言翰林學士王涯甥皇甫湜中選考覈之際

不先上言裴垍時爲學士居中覆視無所異同吉甫泣訴於上前憲宗不獲已罷王涯裴垍學士垍守戶部侍郎涯守都官員外郎吏部尚書楊於陵出爲嶺南節度使吏部員外郎韋貫之出爲果州刺史王涯再貶虢州司馬貫之再貶巴州刺史僧孺宗閔亦久之不調隨牒諸侯府七年吉甫卒方入朝爲監察御史累遷禮部員外郎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出征吳元濟奏宗閔爲彰義軍觀察判官賊平遷駕部郎中又以本官知制誥穆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時翻自宗正卿出刺華州父子同時承恩制人士榮之長慶元年子壻蘇巢於錢徽下進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閔涉請託貶劍州刺史時李吉甫子德裕爲翰林學士錢徽牓出德裕與同職李紳元稹連衡言於上前云徽受請託所試不公故致重覆比相嫌惡因是列爲朋黨皆挾邪取權兩相傾軋自是紛紜排陷垂四十年復入爲中書舍人三年冬權知禮部侍郎四年貢舉事畢權知兵部侍郎寶曆元年正拜兵部侍郎父憂免大和二年起爲吏部侍郎賜金紫之服三年八月以本官

同平章事時裴度薦李德裕將大用德裕自浙西入朝爲中人助宗閔者所沮復出鎭壽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人唱和凡德裕之黨皆逐之累轉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七年德裕作相六月罷宗閔知政事檢校禮部尚書同平章事興元尹山南西道節度使宗閔爲吏部侍郎時因駙馬都尉沈蟻結託女學士宋若憲及知樞密楊承和二人數稱之於上前故獲徵用及德裕秉政群邪不悅而鄭注李訓深惡之文宗乃復召宗閔於興元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命德裕代宗閔爲興元尹既再得權位輔之以訓注尤恣所欲進封襄武侯食邑千戶九年六月京兆尹楊虞卿得罪宗閔極言救解文宗怒叱之曰爾嘗謂鄭覃是妖氣今作妖覃耶爾耶翌日貶明州刺史尋再貶處州長史七月鄭注發沈蟻宋若憲事內官楊承和韋元素沈蟻及若憲姻黨坐貶者十餘人又貶宗閔潮州司戶時訓注竊弄威權凡不附已者目爲宗閔德裕之黨貶逐無虛日中外震駭連月陰晦人情不安九月詔曰朕承天纘曆燭理不明勞虛襟以求賢勵寬德以容衆

頃者或台輔乖弼違之道而具寮扇朋附之風翕然相從實數彝憲致使薰蕕共器賢不肖並馳退迹者成後時之夫登門者有迎吠之客緣戾之氣堙鬱和平而望陰陽順時疵癘不作朝廷清肅班列和安自古及今未嘗有也今既再申朝典一變澆風掃清朋比之徒匡飭貞廉之俗凡百卿士惟新令猷如聞周行之中尚蓄疑懼或有妄相指目令不自安今斯曠然明喻朕意應與宗閔德裕或親或故及門生舊吏等除今日已前黜遠之外一切不問各安職業勿復爲嫌

文宗以二李朋黨繩之不能去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朋黨實難宗閔雖驟放黜竟免李訓之禍開成元年量移衢州司馬三年楊嗣復輔政與宗閔厚善欲拔用之而畏鄭覃沮議而託中人密諷於上上以嗣復故因紫宸對謂宰相曰宗閔在外四五年宜別受一官鄭覃曰陛下憐其地遠宜移近內地三五百里不可再用姦邪陛下若欲用宗閔臣請先退陳夷行曰比者宗閔得罪以朋黨之故恕死爲幸寶曆初李續之張又新蘇景胤等朋比姦險幾傾朝廷時

號八關十六子李珏曰主此事者罪在逢吉李續之居喪服闋不可不與一官臣恐中外衣冠交與議論非爲續之輩也夷行曰昔舜逐四凶天下治朝廷求理何惜此十數纖人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憎愛上曰與一郡可也鄭覃曰與郡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夷行曰宗閔養成鄭注之惡幾覆邦家國之巨蠹也嗣復曰比者陛下欲加鄭注官宗閔不肯陛下亦當記憶覃曰嗣復黨庇宗閔臣觀宗閔之惡甚於李林甫嗣復曰覃語太過昔玄宗季年委用林甫妬賢害能破人家族宗閔在位固無此事況大和末宗閔德裕同時得罪二年之間德裕再領重鎮而宗閔未離貶所陛下懲惡勸善進退之理宜均非臣獨敢黨庇昨殷侑與韓益奏官及章服臣以益前年犯贓未可其奏鄭覃託臣云幸且勿論孰爲黨庇翌日以宗閔爲杭州刺史四年冬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時鄭覃陳夷行罷相嗣復方再拔用宗閔知政事俄而文宗崩會昌初李德裕秉政嗣復李珏皆竄嶺表三年劉稹據澤潞叛德裕以宗閔素與劉從諫厚上黨近東都宗

閔分司非便出爲封州刺史又發其舊事貶郴州司馬卒於貶所子
琨瓚大中朝皆進士擢第令狐綯作相特加奬拔瓚自員外郎知制
誥歷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綯罷相出爲桂管觀察使御軍無政爲卒
所逐貶死自天寶艱難之後宗室子弟賢而立功者唯鄭王曹王子
孫耳夷簡冊從季父汧國公勉德宗朝宰相夷簡諸弟夷亮夷則夷
範皆登進士第宗閔弟宗冉宗冉子深湯湯累官至給事中咸通中
踐更臺閣知名於時○楊嗣復字繼之僕射於陵子也初於陵十九登
進士第二十再登博學宏詞科調補潤州句容尉浙西觀察使韓滉
有知人之鑒見之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壻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
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必爲宰相於陵秩滿寓居揚州而生
嗣復後滉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門
嗣復七八歲時已能秉筆爲文年二十進士擢第二十一又登博學
宏詞科釋褐秘書省校書郎遷右拾遺直史館以嗣復深於禮學改
太常博士元和十年累遷至刑部員外郎鄭餘慶爲詳定禮儀使奏

爲判官改禮部員外郎時父於陵爲戸部侍郎嗣復上言與父同省非便請換他官詔曰應同司官有大功已下親者但非連判及勾檢之官并官長則不在迴避之限如官署同職司異雖父子兄弟無所避嫌再遷兵部郎中長慶元年十月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嗣復與牛僧孺李宗閔權德輿皆貢舉門生情義相得進退取捨多與之同四年僧孺作相欲薦拔大用又以於陵爲東都留守未歷相位乃令嗣復權知禮部侍郎寶曆元年二月選貢士六十八人後多至達官文宗即位拜戸部侍郎以父於陵太子少傅致仕年高多疾懇辭侍養不之許大和四年丁父憂免七年三月起爲尚書左丞其年宗閔罷相德裕輔政七月以嗣復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觀察等使九年宗閔復知政事三月以嗣復檢校戸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觀察處置等使開成二年十月入爲戸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三年正月與同列李珏並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進階金紫弘農伯食邑七百戸

上以幣輕錢重問鹽鐵使何以去其大甚嗣復曰此事累朝制置未得但且禁銅未可變法法變擾人終亦未能去弊李珏曰禁銅之令朝廷常典但行之不嚴不如無令今江淮已南銅器成肆市井逐利者銷錢一緡可為數器售利三四倍遠民不知法令率以為常縱國家加鑪鑄錢何以供銷鑄之弊所以禁銅之令不得不嚴八月紫宸奏事曰聖人在上野無遺賢陸洿上䟽論兵雖不中時事意亦可獎閑居蘇州累年宜與一官李珏曰士子趨競者多若獎陸洿貪夫知勸矣非賞洵直論事陛下賞之以幣帛況與陸洿官耶帝曰洵直獎其直心不言事之當否鄭覃曰若苞藏則不可知嗣復曰臣深知洵直無邪惡所奏陸洿官尚未奉聖旨鄭覃曰陛下須防朋黨嗣復曰鄭覃疑臣朋黨乞陛下放臣歸去因拜乞罷免李珏曰比來朋黨近亦稍弭覃曰近有小朋黨生帝曰此輩凋喪向盡覃曰楊漢公張又新李續之即今尚在珏曰今有邊事論奏覃曰論邊事安危臣不如珏嫉惡則珏不如臣嗣復曰臣聞左右佩劒彼此相笑臣今不知鄭

覃指誰爲朋黨因當香案前奏曰臣待罪宰相不能申夔龍之道唯以朋黨見譏必乞陛下罷臣鼎職上慰勉之文宗方以政事委嗣復惡覃言切帝延英謂宰臣曰人傳符讖之語自何而來嗣復對曰漢光武好以讖書決事近代隋文帝亦信此言自是此說日滋只如班彪王命論所引蓋矯意以止賊亂非所重也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神符命理平之代只合推諸人事上曰卿言是也帝又曰天后用人有自布衣至宰相者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重行刑辟輕用官爵皆自圖之計耳凡用人之道歷試方見其能否當艱難之時或須拔擢無事之日不如且循資級古人拔卒爲將非治平之時蓋不獲已而用之也上又問新修開元政要敘致何如嗣復曰臣等未見陛下若欲遺之子孫則請宣付臣等參詳可否玄宗或好遊畋或好聲色與貞觀之政不同故取捨須當方堪流傳四年五月上問延英政事逐日何人記錄監修李珏曰是臣職司陳夷行曰宰相所錄必當自伐聖德即將掩之臣所以頻言不欲威權在下珏曰夷行此

言是疑宰相中有賣威權貨刑賞者不然何自爲宰相而出此言臣累奏求退若得王傅臣之幸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能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臣合自求泯滅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玉階不敢更入中書即趨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覃起謝曰臣性愚拙言無顧慮近日事亦漸好未免些些不公亦無甚處臣亦不獨斥嗣復遽何至此所爲若是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陛下不以臣微才用爲中書侍郎時政善否其責在臣陛下月費俸錢數十萬時新珍異必先賜與蓋欲輔佐聖明臻于至理既一年不如一年非惟臣合得罪亦上累聖德伏請別命賢能許臣休退上曰鄭覃之言偶然耳奚執咎耶嗣復數日不入上表請罷帝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進加門下侍郎明年正月文宗崩先是以敬宗子陳王爲皇太子中尉仇

士良違遺令立武宗武宗之立既非宰相本意甚薄執政之臣其年秋李德裕自淮南入輔政九月出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明年誅樞密薛季稜劉弘逸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性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宰相崔鄲崔珙等亟請開延英因極言國朝故事大臣非惡逆顯著未有誅戮者願陛下復思其宜帝良久改容曰朕纘嗣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扶册陳王嗣復弘逸志在樹立安王立陳王猶是文宗遺旨嗣復欲立安王全是希楊妃意旨嗣復嘗與妃書云姑姑何不斅則天臨朝珙等曰此事曖昧眞虛難辨帝曰楊妃曾卧疾妃弟玄思文宗令入內侍疾月餘此時通導意旨朕細問内人情狀皎然我不欲宣出於外向使安王得志我豈有今日然爲卿等恕之乃追還桂二中使再貶嗣復潮州刺史宣宗即位徵拜吏部尚書大中二年自潮陽還至岳州病一日而卒時年六十六贈左僕射謚曰孝穆子損授技拭撝而授最賢

授字得符大中九年進士擢第釋褐從事諸侯府入爲鄠縣尉集賢校理歷監察御史殿中分務東臺冊遷司勳員外郎洛陽令兵部員外郎李福爲東都留守奏充判官改兵部郎中由吏部拜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出爲河南尹盧攜作相召拜工部侍郎黃巢犯京師僖宗幸蜀徵拜戶部侍郎以母病求散秩改秘書監分司車駕還拜兵部侍郎宰相有報怨者改左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又轉太子賓客從昭宗在華下改刑部尚書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子槩字公隱進士及第再遷左拾遺昭宗初即位喜遊宴不恤時事槩上疏極諫帝面賜緋袍象笏崔安潛出鎮青州辟爲支使不至鎮改太常博士歷主客戶部二員外郎關中亂崔胤引朱全忠入京師乃挈家避地湖南官終諫議大夫

損字子黙以蔭受官爲藍田尉三遷京兆府司録參軍入爲殿中侍御史家在新昌里與宰相路巖第相接巖以地狹欲易損馬廐廣之遣人致意時損伯叔昆仲在朝者十餘人相與議曰家門損益恃時

相何可拒之損曰非也凡尺寸地非吾等所有先人舊業安可以奉權臣竊違命也嚴不悅會差制使鞫獄黔中乃遣損使焉踰年而還改戶部員外郎洛陽縣令入爲吏部員外出爲絳州刺史路巖罷相徵拜給事中還京兆尹盧攜作相有宿憾復拜給事中出爲陝虢觀察使時軍亂逐前使崔蕘損至盡誅其亂首踰年改青州刺史御史大夫淄青節度使又檢校刑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使未赴鄆復留青州卒於鎮技進士及第位至中書舍人拭官終考功員外郎攜終兵部郎中拭攜並進士擢第○楊虞卿字師皐虢州弘農人祖燕客父寧貞元中爲長安尉少有棲遁之志以處士徵入朝有口辯優游公卿間竇參尤重之會參貶仕進不達而卒虞卿元和五年進士擢第又應博學宏辭科元和末累官至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不修政道盤遊無節虞卿上疏諫曰臣聞鳶烏遭害則仁鳥逝誹謗不誅則良言進況詔旨勉諭許陳愚誠故臣不敢避誅以獻狂瞽竊聞堯舜受命以天下爲憂不聞以位爲樂況北虜猶梗西戎未賓兩河

之瘡痏未平五嶺之妖氛未觧生人之疾苦盡在朝廷之制度莫修邊儲屢空國用猶屈固未可以高枕無虞也陛下初臨萬寓有憂天下之志宜日延輔臣公卿百執事疑旒而問造膝以求使四方內外有所觀焉自聽政已來六十日矣八開延英獨三數大臣仰龍顏承聖問其餘侍從詔誥之臣偕入而齊出何足以聞政事哉諫臣盈廷忠言未聞於聖聽臣實羞之蓋由主恩尚踈而衆正之路未啓也夫公卿大臣直朝夕接見論道賜與從容則君臣之情相接而理道備聞矣今自宰相已下四五人時得頃刻侍坐天威不遠鞠躬隕越隨言上下無能往來此由君太尊臣太卑故也自公卿已下雖歷踐清地曾未祇奉天睠以承下問鬱塞正路偷安倖門況陛下神聖如五帝臣下莫能望清光所宜周徧顧問惠其氣色使支體相輔君臣喻明陛下求理於公卿公卿求理於臣輩自然上下孜孜相問使進忠若趨利論政若訴冤如此而不聞過失不致昇平者未之有也自古帝王居危思安之心不相殊而居安慮危之心不相及故不得皆爲

聖帝明王小臣疎賤豈宜及此獨不忍冒榮偷祿以負聖朝惟陛下
圖之帝深嘉其言尋令奉使西北邊犒賞戍卒遷侍御史再轉禮部
員外郎史館修撰長慶四年八月改吏部員外郎大和二年南曹令
史李賨等六人偽出告身簽符賣鑿空偽官令赴任者六十五人取
受錢一萬六千七百三十貫虞卿按得偽狀捕賨等移御史臺鞫劾
賨稱六人共率錢二千貫與虞卿廳典温亮求不發舉偽濫事迹乃
詔給事中嚴休復中書舍人高鉞左丞韋景休充三司推案而温亮
逃竄賨等既伏誅虞卿以檢下無術停見任及李宗閔牛僧孺輔政
起爲左司郎中五年六月拜諫議大夫充弘文館學士判院事六年
轉給事中七年宗閔罷相李德裕知政事出爲常州刺史虞卿性柔
佞能阿附權幸以爲姦利毎歲銓曹貢部爲舉選人馳走取科第占
員闕無不得其所欲升沉取捨出其脣吻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以
能朋比唱和故時號黨魁八年宗閔復入相尋召爲工部侍郎九年
四月拜京兆尹其年六月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

密言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爲鑠小兒甚密街肆恟恟上聞之不
悅鄭注頗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言素嫉虞卿朋黨乃奏曰臣昨窮
問其由此語出於京兆尹從人因此扇於都下上怒即令收虞卿下
獄虞卿弟漢公幷男知進等八人自繫撾鼓訴冤詔虞卿歸私第翌
日貶虔州司馬再貶虔州司戶卒於貶所子知進知退堪弟漢公皆
登進士第知退歷都官戶部二郎中堪庫部吏部二員外郎漢公大
和八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釋褐爲李絳興元從事絳遇害漢公
遁而獲免累遷戶部郎中史館修撰大和七年遷司封郎中漢公子
範籌皆登進士第累辟使府虞卿初從兄汝士汝士字慕巢元和四
年進士擢第又登博學宏詞科累辟使府長慶元年爲右補闕坐弟
殷士貢舉覆落貶開江令入爲戶部員外再遷職方郎中大和三年
七月以本官知制誥時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待汝士厚尋正拜中書
舍人改工部侍郎八年出爲同州刺史九年九月入爲戶部侍郎開
成元年七月轉兵部侍郎其年十二月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

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四年九月入爲吏部侍郎位至尚書卒子知溫知遠知權皆登進士第知溫累官至禮部郎中知制誥入爲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左丞出爲河南尹陝虢觀察使遷檢校兵部尚書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知溫弟知至累官至比部郎中知制誥坐故府劉瞻罷相貶官知至亦貶瓊州司馬入爲諫議大夫累遷京兆尹工部侍郎知溫知至皆位至列曹尚書汝士弟魯士

魯士字宗尹本名殷士長慶元年進士擢第其年詔翰林覆試殷士與鄭朗等覆落因改名魯士復登制科位不達而卒初汝士中第有時名遂歷清貫其後諸子皆至正卿鬱爲昌族所居靜恭里知溫兄弟並列門戟咸通中昆仲子孫在朝行方鎮者十餘人○馬植扶風人父曛植元和十四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策科釋褐壽州團練副使得秘書省校書郎三遷饒州刺史開成初遷安南都護御史中丞安南招討使植文雅之餘長於吏術三年奏當管羈縻州首領或居巢穴

自固或爲南蠻所誘不可招諭事有可虞臣自到鎮約之以信誠曉之以逆順今諸首領惣發忠言願納賦稅其武陸縣請升爲州以首領爲刺史從之又奏陸州界廢珠池復生珠以能政就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加中散大夫轉黔中觀察使會昌中入爲大理卿植以文學政事爲時所知久在邊遠及還朝不獲顯官心微有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白敏中與德裕有隙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金紫光祿大夫行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戶部侍郎領使如故俄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敏中罷相植亦罷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數年出爲許州刺史檢校刑部尚書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大中末遷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卒于鎮○李讓夷字達心隴西人祖悅父應規讓夷元和十四年擢進士第釋褐諸侯府大和初入朝爲右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時起居舍人李褎有痼疾請罷官宰

臣李石奏闕官上曰褚遂良爲諫議大夫嘗兼此官卿可盡言今諫
議大夫姓名石遂奏李讓夷馮定孫簡蕭俶帝曰讓夷可也李固言
欲用崔球張次宗鄭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赤墀下秉筆記注爲千
古法不可用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其爲人主
大臣知重如此二年拜中書舍人以鄭覃此言深爲李珏楊嗣復所
惡終文宗世官不達及德裕秉政驟加拔擢歷工戶二侍郎轉左丞
累遷檢校尚書右僕射俄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宣宗即位罷相以
太子賓客分司卒

魏謩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汝陽令
祖明亦爲縣令父馮獻陵臺令謩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
州辟爲防禦判官得秘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爲右拾遺文宗以
謩魏徵之裔頗奇待之前邕管經略使董昌齡枉殺録事參軍衡方
厚坐貶溆州司戶至是量移硤州刺史謩上䟽論之曰王者施渙汗
之恩以赦有罪唯故意殺人無赦昌齡比者録以微効受之方隅不

能祇愼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訴及按鞫伏罪僅以微生中外議論以為屈法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㧞擢而寃苦者何伸交紊憲章有乖至理疏奏乃改為洪州別駕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没入掖廷魏謨諫曰臣聞治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源前志曰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而不為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徵人皆瞻仰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陛下即位已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外之鰥夫洎今十年未嘗採擇自數月已來天睠稍迴留神妓樂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莊宅司收市亹亹有聞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宗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愼修有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為諺曰止

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崇千載之盛德去
一旦之玩好敎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正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
疏奏帝即日出孝本女遷謩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
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沉吟伸卷嘉尚久之爾爲
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掃於諸王非自廣
其聲妓也恤髫亂之宗女固無嫌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
至而戶曉爾能詞旨深切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謇諤似其
先祖吾豈不能虛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嚮而謩居官日淺未當敘
進吾豈限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
魏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敢希
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敎坊副使雲朝霞善吹笛新聲變律
深愜上旨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司馬宰臣奏曰揚府司馬品
高郎官刺史迭處不可受伶官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霞之
善謩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荊南監軍使呂令琮從人擅

入江陵縣毀罵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謩上疏曰伏以州縣侵屈只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體合精詳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爲踰越況事無巨細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侵越即合聞天或以慮煩聖聽何不但申門下令則首紊常典理合糺繩伏望聖慈速加懲誡疏奏不出時論惜之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上令進來鄭覃曰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棠之義非在笏而已謩將退又召誡之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曰臣頃爲諫官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省官並合論事勿拘此言尋以本官直弘文館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閤遣中使取謩起居注欲視之謩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誡陛下但爲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臣以

陛下爲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我嘗取觀之謩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爲非法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遺後代何以取信乃止謩初立朝爲李固言李珏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内至諫議大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謩坐楊李之黨出爲汾州刺史楊李貶官謩亦貶信州長史宣宗即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内徵爲給事中遷御史中丞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贓罪貴戚憚之兼戸部侍郎判本司事謩奏曰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戸部公事從之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曰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内寧息臣愚所切者陛下未立東宫俾正人傅導以存副貳之重因泣下上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謩作相之日率先啓奏人士重之尋兼集賢大學士詹毗國獻象謩以其性不安中土請還

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有所恃人不敢非謩即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罪謩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錄四十卷上之其修史官給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渢右補闕盧告膳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謩轉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本官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十一年以疾求代徵拜吏部尚書以疾未痊乞授散秩改檢校右僕射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謩儀容魁偉言論切直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諷唯謩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謩綽有祖風名公子孫我心重之然竟以語辭太剛爲令狐綯所忌罷之謩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略有文集十卷子潛滂潛登進士第潛子敖甥後琮爲相潛歷顯官

周墀字德升汝南人祖頲父霈墀長慶二年擢進士第大和末累遷至起居郎墀能爲古文有史才文宗重之補集賢學士轉考功員外郎仍兼起居舍人事開成二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三年遷職方郎中四年十月正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武宗即位出爲華州刺史鎮國軍潼關防禦等使改鄂州刺史御史中丞鄂岳觀察使會昌六年十一月遷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滑州刺史義成軍節度鄭滑觀察等使上柱國汝南男食邑三百戶入朝爲兵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兼刑部尚書罷相檢校刑部尚書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未行追制改檢校右僕射加食邑五百戶歷方鎮卒

崔龜從字玄告清河人祖璜父誠官微龜從元和十二年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及書判拔萃二科釋褐拜右拾遺太和二年改太常博士龜從長於禮學精歷代沿革問無不通時饗宗廟於敬宗

室祝板稱皇帝孝弟龜從議曰臣審詳孝字載考禮文義本主於子孫理難施於兄弟按禮記卜虞之文子孫曰哀兄弟曰某然則虞之稱哀與祭之稱孝其義一也於祖禰則理宜稱考於伯仲則止可稱名又東晉溫嶠議宗廟祝辭於孝字非子者則不稱傍親直言敢告當時朝議咸以爲宜今臣上考禮經無兄弟稱孝之義下徵晉史有不稱傍親之文臣謂饗敬宗廟宜去孝弟兩字又以祀九宮壇舊是大祠龜從議曰九宮貴神經典不載天寶中術士奏請遂立祠壇事出一時禮同郊祀臣詳其圖法皆主星名縱司水旱兵荒品秩不過列宿今者五星悉是從祀日月猶在中祠豈容九宮獨越常禮備列王事誠誓百官尊卑乖儀莫甚於此若以嘗在祀典不可廢除臣請降爲中祠制從之龜從又以大臣薨謝不於聞哀日輟朝奏議曰伏以廢朝軫悼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貞觀中任瓌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今文本既

歿其夕爲罷警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閔悼之意不宜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機務急速便殿須召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明稱情之文無虧於典禮又奏文武三品官薨卒輟朝有未經親重之官今任又是散列者爲之禮變誠恐非宜自今後文武三品以上官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在輟朝之限從之累轉考功郎中史館修撰九年轉司勳郎中知制誥十二月正拜中書舍人開成初出爲華州刺史三年三月入爲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四年權判吏部尚書銓事大中四年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兼吏部尚書五年七月撰成續唐曆三十卷上之六年罷相檢校吏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累歷方鎮卒

鄭肅滎陽人祖烈父閱世儒家肅苦心力學元和三年擢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歷佐使府大和初入朝爲尚書郎六年轉太常少卿肅能爲古文長於經學左丘明三禮儀注疑議博士已下必就肅決之

時魯王永有寵文宗擇名儒爲其府屬用戶部侍郎庾敬休兼王傅戶部郎中李踐方兼司馬以肅本官兼長史由是知名明年魯王爲太子肅加給事中九年改刑部侍郎尋改尚書右丞權判吏部西銓事開成初出爲陝虢都防禦觀察使兼御史大夫二年九月召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爲東宮受經旣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乃以肅檢校禮部尚書兼河中尹河中節度晉絳觀察等使會昌初武宗思太子永之無罪盡誅陷永之黨朝議稱肅忠正有大臣之節召拜太常卿累遷戶部兵部尚書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門下二侍郎監修國史兼尚書右僕射素與李德裕親厚宣宗即位德裕罷知政事肅亦罷相復爲河中節度使以疾辭拜太子太保卒子洎咸通中累官尚書郎出爲刺史洎子仁規仁表俱有俊才文翰高逸仁規累遷拾遺補闕尚書郎湖州刺史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卒仁表擢第後

從杜審權趙隲爲華州河中掌書記入爲起居郎仁表文章尤稱俊拔然恃才傲物人士薄之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劉鄴少時投文於洎仁表兄弟嗤鄙之咸通末鄴爲宰相仁表竟貶死南荒

盧商字爲臣范陽人祖昻澧州刺史父廣河南縣尉商元和四年擢進士第又書判拔萃登科少孤貧力學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范傳式廉察宣歙辟爲從事王播段文昌相繼鎮西蜀商皆佐職爲記室累改禮部員外郎入朝爲工部員外郎河南縣令歷工部度支司封三郎中大和九年改京兆少尹權大理卿事開成初出爲蘇州刺史中謝日賜金紫之服初郡人苦鹽法太煩姦吏侵漁商至籍見戶量所要自售無定額蘇人便之歲課增倍宰相領鹽鐵以其績上遷潤州刺史浙西團練觀察使入爲刑部侍郎轉京兆尹三年朝廷用兵上黨飛輓越太行者環地六七鎮以商爲戶部侍郎判度支兼供軍使軍用無闕逆稹盪平加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劍南東川節度使

宣宗即位入爲兵部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加兼工部尚書數年檢校工部尚書出爲鄂岳觀察使就加檢校兵部尚書大中十三年以疾求代徵拜戶部尚書其年八月卒于漢陰驛時年七十一子知遠知微知宗僧朗蕘

史臣曰宗閔嗣復承宗室世家之地胄有文學政事之美名佪翔清華出入隆顯苟能義以爲上群而不黨議太平於稷契之列致人主於勛華之盛遭時得位誰曰不然而捨彼鴻猷狎茲鼠輩養虞卿而射利抗德裕以報仇矛盾相攻幾傾王室沒身蠻瘴其利伊何古者廉藺解仇與全國體而邀權釋憾寔亂大倫世道銷刓一至於此崔魏二丞相嘉言啓奏無忝正人揖讓史才肅之禮學商之長者或登三事或踐六卿以道始終夫何不韙

贊曰漢誅鉤黨魏破疽囊何鄧之後二李三楊偷權報怨任國存亡書茲覆轍敢告巖廊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六

[illegible]傳[illegible]三十[illegible]

[illegible]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 沈桐同校



崔慎由字敬止清河武城人高祖融位終國子司業謚曰文自有傳曾祖翹位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祖異位終渠州刺史父從少孤貧寓居太原與仲兄能同隱山林苦心力學屬歲兵荒至於絕食弟兄採梠拾橡實飲水棲衡而講誦不輟怡然終日不出山巖如是者十年貞元初進士登第釋褐山南西道推官府公嚴震待以殊禮以父憂免弟兄廬于父墓手植松栢免喪不應辟命久之西川節度使韋皋開西南夷置兩路運糧使奏從掌西山運務後權知邛州事及皋

甞副使劉闢阻命欲并東川以謀告從從以書諭闢闢怒出兵攻之從嬰城拒守卒不從之高崇文平蜀從事坐累多伏法惟從以拒闢免盧坦在宣州辟爲團練觀察副使元和初入朝累遷吏部員外郎九年裴度爲中丞奏從爲侍御史知雜守右司郎中度作相用從自代爲中丞從氣貌孤峻正色立朝彈奏不避權幸事關臺閣或付伏內者必抗章論列請歸有司選辟御史必先質重貞退者改給事中數月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團練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賜紫金魚袋入爲尚書右丞淄青賊平鎮州王承宗懼上章請割德棣二州自贖又令二子入侍憲宗選使臣宣諭以從中選議者以承宗罪惡貫盈每多姦譎入朝二子必非血胤人頗憂之從次魏州田弘正以路由寇境欲以五百騎援之從辭之以童奴十數騎徑至鎮州於鞠場宣勑三軍大集從諭以逆順辭情慷慨軍士感動承宗泣下禮貌益恭遂按德棣戶口符印而還其年八月出爲興元尹御史大夫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監軍使知上意欲大用之每爲中貴傳達

意言欲其賂遺從終不答穆宗即位召拜尚書左丞長慶二年檢校禮部尚書鄜州刺史鄜坊丹延節度等使鄜時內接畿甸神策軍鎮相望踰禁犯法累政不能制而從撫遏舉奏軍士惕然党項羌有以羊馬來市者必先遺帥守從皆不受撫諭遣之群羌不敢爲盜四年入爲吏部侍郎尋改太常卿寶曆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充東都留守大和三年入爲戶部尚書李宗閔秉政以從與裴度李德裕厚善惡之改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賓客東都分司從請告百日罷官物論咎執政宗閔懼四年三月召拜檢校左僕射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揚府舊有貨麴之利資產奴婢交易者皆有貫率羊有口筭每歲收利以給用從悉除之舊制官吏祿俸有布帛加估之給節度使獨不在此例從至一例估折給之六年十月卒于鎮贈司空謚曰貞從少以貞晦恭讓自處不交權利忠厚方嚴正人多所推仰階品合立門戟終不之請四爲大鎮家無妓樂士友多之

慎由大和初擢進士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聰敏強記宇量端厚有父風釋褐諸侯府大中初入朝爲右拾遺員外郎知制誥正拜舍人召充翰林學士戸部侍郎再歷方鎮入朝爲工部尚書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轉監修國史上柱國加太中大夫兼禮部尚書初慎由與蕭鄴同在翰林情不相洽及慎由作相罷鄴學士俄而鄴自判度支爲平章事恩顧甚隆鄴引劉瑑同知政事十二年二月詔曰太中大夫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崔慎由繼美德門承家貴位搢紳偉望禮樂上流挺松筠之貞姿服蘭蓀之懿行自居名器累歷清華禁林才擅於多能綸閣詞推於巨麗物情愈茂延譽甚高再列二卿之崇亟闡六條之化爰加奬任益委重難屢啓嘉謨俄叅大柄而周涉寒暑備見器能道已著於始終恩豈殊於中外可檢校禮部尚書梓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劍南東川節度使咸通初改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加檢校司空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入爲吏部尚

書移疾請老拜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卒子僘弟安潜
安潜字進之大中三年登進士第咸通中累歷清顯出爲許州刺史
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乾符中遷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等使黄巢
之亂從僖宗幸蜀王鐸爲諸道行營都統奏安潜爲副收復兩京以
功累加至檢校侍中龍紀初青州王敬武卒以安潜代敬武子師範
拒命安潜赴鎮至棣州刺史張蟾出州兵攻青州爲師範所敗朝廷
竟授之節鉞安潜還京師累加太子太傅卒贈太師謚曰貞孝子柅
巘柅景福中爲起居郎巘爲右拾遺柅累官至尚書從兄能少勵志
苦學累辟使府元和初爲蜀州刺史六年轉黔中觀察使坐爲南蠻
所攻陷郡邑貶永州刺史穆宗即位弟從居顯列召拜將作監長慶
四年九月出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卒子彦曾有幹局
大中末歷三郡刺史咸通初累遷太僕卿七年檢校左散騎常侍徐
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使彦曾通於法律性嚴急以徐軍
驕命彦曾治之長於撫養而短於軍政用親吏尹戡徐行儉當要職

二人貪猥不恤軍旅士卒怨之先是六年南蠻寇五管陷交阯詔徐州節度使孟球召募二千人赴援分八百人戍桂州舊三年一代至是戍卒求代尹戡以軍帑匱乏難以發兵且留舊戍一年其戍卒家人飛書桂林戍卒怒牙官許佶趙可立王幼誠劉景傅寂張實王弘立孟敬文姚周等九人殺都頭王仲甫立糧料判官龐勛爲都將群伍突入監軍院取兵甲乃剽湘潭衡山兩縣虜其丁壯乃擅廻戈沿江自浙西入淮南界由濁河達泗口其衆千餘人每將過郡縣先令倡卒弄傀儡以觀人情慮其邀擊既離泗口彥曾令押牙田厚簡慰喻又令都虞候元密伏兵任山館龐勛遣吏送狀啓訴以軍士思歸勢不能遏願至府外解甲歸兵便還家彥曾怒誅之勛等擁衆攻宿州陷之出官帑召募翌日得兵二千人乃虜奪舟船五千餘艘步卒在船騎軍夾岸鼓譟而進元密發伏邀之爲賊所敗時亡命者歸賊如市彥曾驅城中丁男城守九年九月十四日賊逼徐州十五日後每旦大霧不開十六日彥曾並誅逆卒家口十七日昏霧尤甚賊四

面斬關而入龎勛先謁漢高祖廟便入牙城監軍張道謹相見不交一言乃止大彭館收尹戡徐行儉及判官焦璐李棁崔蘊温廷皓韋廷乂並殺之翌日賊將趙可立害彥曾龎勛自稱武寧軍節度使慎由子偘

偘字昌遐乾寧二年登進士第王重榮鎭河中辟爲從事入朝累遷考功吏部二員外郎轉郎中給事中中書舍人大順中歷兵部吏部二侍郎尋以本官同平章事時王室多故南北司爭權咸樹朋黨外結藩帥偘長於陰計巧於附麗外示凝重而心險躁自李茂貞王行瑜怙亂兵勢不遜杜讓能韋昭度繼遭誅戮而宰臣崔昭緯深結行瑜以自固而待偘以宗人之分屢加薦用累遷中書侍郎判戸部事昭宗出幸石門偘與同列徐彥若王摶等從車駕還宮加禮部尚書並賜號扶危匡國致理功臣三年李茂貞犯京師邑昭宗幸華州帝復雪杜讓能韋昭度李谿之枉懲昭緯之前慝罷偘政事檢校兵部尚書廣州刺史嶺南東道節度等使時朱全忠方霸於關東偘密致

書全忠求援全忠上疏理胤之功不可離輔弼之地胤已至湖南復召拜平章事胤既獲汴州之援頗弄威權恨徐彥若王摶發昭緯前事深排抑之俄出彥若為南海節度又擿王摶交結勑使同危宗社令全忠上疏論之光化中貶摶溪州司馬賜死於藍田驛誅中尉宋道弼景務修自是朝廷權政皆歸於己兼領三司使務宦官側目不勝其忿及劉季述幽昭宗於東內以德王監國季述畏全忠之強不敢殺胤但罷知政事落使務守本官而已胤復致書於全忠請出師反正故全忠令大將張存敬急攻晉絳河中胤以天子幽因諸侯觀釁有神策軍巡使孫德昭者頗怒季述之廢立胤伺知之令判官石戩與德昭遊伺其深意每酒酣德昭泣下戩知其誠乃與之謀曰今中外大臣自廢立已來無不含怒至於軍旅亦懷憤惋今謀反者獨季述仲先耳足下誅此二豎復帝寶位垂名萬代今正其時持疑不斷則功落他人之手也德昭謝曰予軍吏耳社稷大計可不敢自專如相公委使不敢避也胤乃割衣帶手書以通其意十一月晦德昭伏

兵誅季述昭宗反正偽進位司空復知政事兼領度支鹽鐵三司等使明年夏朱全忠攻陷河中晉絳進兵至同華中尉韓全誨以偽交結全忠慮汴軍逼京師請罷知政事落使務其年冬全誨挾帝幸鳳翔偽怨帝廢黜不邑從遣使告全忠請於岐陽迎駕令太子太師盧知猷率百官迎全忠入京師初全忠至華州遣掌書記裴鑄入奏鳳翔言欲以兵士迎駕及入京師又上表曰臣獨兼四鎮迨事兩朝分數千里之封疆受二十年之恩渥微同物類猶解感知忝齒人倫寧忘報効臣昨將兵士奔赴闕庭尋過京畿遠迎車駕初因幕吏而奉德音尋有宰臣頻飛密札或以京都紛擾委制置於中朝或以鑾輅播遷俾奉迎於近甸臣是以遠離藩鎮不憚疲勞昨奉詔書兼宣口勑令臣速抽兵士且歸本藩仍遣百官俾赴行在覩綸言於鳳紙若面丹墀認御札於龍衣如親翠蓋然知從來書詔出自宰臣每降宣傳皆非聖旨致臣悞將師旅遽入關畿比令迎駕之行翻掛脅君之過臣今見與茂貞要約釋兩地猜嫌早致萬乘歸京以副八紘懇望

其宰臣百官已下非臣輒有阻留伏乞詔赴行朝以備還駕昭宗得全忠表怒胤尤甚是月二十六日詔曰食君之祿合務於盡忠秉國之鈞宜思於致理其有疊膺異渥繼執重權遽萌狂悖之心忽構傾危之計人知不可天固難容扶危定亂致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判度支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五千戶崔胤奕葉公台蟬聯珪組冠歲名升於甲乙壯年位列於公卿趣向有聞行藏可尚朕採於群議詢彼輿情有異小康遂登大用殊不知漏卮難滿小器易盈曾無報國之心但作危邦之計四居極位一無可稱豈有都城合聚兵甲暗養死士將亂國經聚貔武以保其一坊致刁斗遠連於右輔始則將京兆府官錢委元規召卒後則用度支使権利令陳班聚兵事去公朝權歸私室百辟休戚由其顧眄之間四方是非繫彼指呼之際令狐渙姦纖有素操守無堪用作腹心共張聲勢遂令濫居深密日在禁闈罔惑朕躬僞行書詔致茲播越職爾之由豈

有權重位崇恩深獎厚曾無惕厲轉恣睢盱顒構外兵將圖不軌朕
以士庶流散兵革繁多遂命宰臣與之商議五降內使一貢表章堅
臥不來拒召如此況又拘留庶吏廢闕晨趨人既奔驚朕須巡幸果
見兵纏輦轂火照宮闈煙塵張天干戈匝野致朕奔迫及於岐陽翠
輦未安鐵騎旋至圍逼行在焚燒屋廬覩此阽危咎將誰執近者全
忠章表兼遣幕吏數陳言宰臣繼飛密緘促其兵士西上靜詳構扇
孰則苞藏無功及人爲國生事於戲君人之道委之宰衡庶務殷繁
豈能親理盡將機事付爾主張召我何多構亂至此仍存大體不謂
無恩可責授朝散大夫守工部尚書初天復反正之後宦官尤畏胤
事無大小咸稟之每內殿奏對夜則繼之以燭常說昭宗請盡誅內
官但以宮人掌內司事中尉韓全誨張弘彥袁易簡等伺知之於帝
前求哀請命乃詔胤密事進囊封勿更口奏宦官無由知其謀乃求
知書美婦人進內以偵陰事由是胤謀頗洩宦官每相聚流涕愈不
自安故全誨等爲劫幸之謀由胤忌嫉之太過也及全忠攻鳳翔胤

寓居華州爲全忠畫圖王之策天復二年全忠自岐下還河中胤迎謁于渭橋捧卮上壽持板爲全忠唱歌仍自撰歌辭贊其功業三年李茂貞殺韓全誨等與全忠通和昭宗急詔徵胤赴行在凡四降詔三賜朱書御札稱病不赴及帝出鳳翔胤乃迎於中路即日降制復舊官知政事進位司徒兼判六軍諸衛事仍詔移家入左軍賜帳幄器用十車胤奏京兆尹鄭元規爲六軍副使胤與全忠奏罷左右神策内諸司等使及諸道監軍副監小使内官三百餘人同日斬之于内侍省諸道監軍隨處斬首以聞昭宗初幸鳳翔命盧光啓韋貽範蘇檢等作相及還京胤皆貶斥之又貶陸扆爲沂王傅王溥太子賓客學士薛貽矩夔州司户韓偓濮州司户姚洎景王府咨議應從幸群官貶逐者三十餘人唯用裴贄爲相以其孤立易制也内官既盡屠戮諸使悉罷天子宣傳詔命惟令宫人寵顔等宣事而欺君竊國所不忍聞胤所悦者闒茸下輩所惡者正人君子人人悚懼朝不保夕其年十月全忠子友倫宿衛京師因擊鞠墜馬而卒全忠愛之殺

會鞠者十餘人而疑胤陰謀由是怒胤初天子還宮全忠東歸胤以事權在己慮全忠急於篡代乃與鄭元規謀招致兵甲以扞戎貞爲辭全忠知其意從之胤毀城外木浮圖取銅鐵爲兵伏全忠令汴州軍人入關應募者數百人及友倫死全忠怒遣其子宿衛軍使友諒誅胤而應募者突然而出四年正月初貶太子賓客尋爲汴軍所殺胤傾險樂禍外示寛弘初拜平章事其季父安潛謂所親曰吾父兄刻苦樹立門戸一旦終當爲緇郎所壞果如其言胤累加至侍中封魏國公初朱全忠雖竊有河南方鎮憚河朔河東未萌問鼎之志及得胤爲鄉導乃電擊潼關始謀移國自古與盜合從覆亡宗社無如胤之甚也子有鄰

崔珙博陵安平人祖懿父頲貞元初進士登第元和初累官至少府監四年出爲同州刺史卒頲有子八人皆至達官時人比漢之荀氏號曰八龍長曰琯貞元十八年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釋褐諸侯府入朝爲尚書郎大和初累遷給事中宣慰幽州稱旨俄而興元兵亂

殺李絳命瑄平亂裒中三軍寂然從命使還改工部侍郎四年冬拜
京兆尹五年四月改尚書右丞六年十二月出爲江陵尹御史大夫
判南節度使八年入爲兵部侍郎轉吏部權判左丞事開成二年眞
拜左丞時弟珙爲京兆尹兄弟並居顯列以本官權判兵部西銓吏
部東銓事三年檢校戶部尚書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
都防禦等使會昌中遷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吏部尚書興元尹充山
南西道節度使以弟珙罷相貶官瑄以罷鎮歸東都五年卒詔曰孔
氏以顏冉之行首於四科漢代以荀陳之門方之八凱乃睠時哲得
茲令名用舉飾終之恩以抒殲良之歎故山南西道節度使崔瑄誠
明履正粹密鄰幾有子政之精忠得公綽之不欲禮樂二事以爲身
文仁義五常自成家範往以茂器列于大寮屬賢相受誣廟堂議法
由長儒之道以估正人徵京兆之言豈聞非罪既是魏其之直益彰
王鳳之邪壯色于朝群公聳視讜詞不撓淑問攸歸歷踐名藩皆留
遺愛居常慎獨清則畏知爰自青衿迄于白首厲翼之志始終不渝

未陟台階實辜公論追榮左相式示優崇可贈尚書左僕射
珙瑄之母弟也以書判拔萃高等累佐使府性威重尤精吏術大和
初累官泗州刺史入爲太府卿七年正月拜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
延英中謝帝問以撫理南海之宜珙奏對明辯帝深嘉之時高瑀鎮
徐州承智興之後軍驕難制軍士數犯法上欲擇威望之帥以臨之
久難其才會珙言事慷慨謂宰臣曰崔珙言事神氣精爽比可以臨
徐人即以王茂元代珙鎮廣南授珙兼檢校工部尚書徐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充武寧軍節度徐泗濠觀察使開成初就加檢校兵部尚
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右金吾大將軍充街使六月遷京兆尹是歲
京畿旱珙奏漼水入內者十分量減九分賜貧民溉田從之三年正
月盜發親仁里欲殺宰相李石其賊出於禁軍珙坐捕盜不獲罰俸
料會昌初李德裕用事與珙親厚累遷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
等使尋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兼刑部尚書門下侍郎進階
銀青光祿大夫兼尚書左僕射素與崔鉉不叶及李讓夷引鉉輔政

代珙領使務乃揣摭珙領使曰妄破宋滑院鹽鐵錢九十萬貫文又言珙嘗保護劉從諫坐貶灃州刺史再貶恩州司馬宣宗即位以赦召還爲太子賓客出爲鳳翔節度使三年崔鉉復知政事珙辭疾請罷制曰將相大臣與國同體誠欲自便豈宜不從苟非其時涉于避事前鳳翔隴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兼鳳翔尹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平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崔珙早以器能周歷顯重行己每稱其友悌在公亦竭其精忠自負譴前朝遠移南徼及我嗣守頗聞嘉名由是剖竹近關楊旍右輔爲國垣翰適資謀猷近者犬戎輸誠歸我故地下議納款且籌開疆宜其率先啓行副此寵待忽覽退閑之請頗乖毗倚之誠陳力之方豈無其道匪躬之故或異於是以其故老特爲優容俾居青宮之輔仍從分洛之命君臣禮分予無愧焉可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涓大中四年進士擢第珙弟瑨璪璵球珦

瑨以書判拔萃開成中累遷至刑部郎中會昌中歷三郡刺史位終

方鎮璪開成初爲吏部郎中轉給事中會昌初出爲陝虢觀察使遷河南尹入爲御史中丞轉吏部侍郎大中初改兵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崔鉉再輔政罷璪使務檢校兵部尚書兼河中尹御史大夫充河中晉絳慈隰等州節度觀察使七年入爲左丞再遷刑部尚書子滔大中初登進士第

璵字朗士長慶初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開成末累遷至禮部員外郎會昌初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大中五年遷禮部侍郎六年選士時謂得才七年權知戸部侍郎進封博陵子食邑五百戸轉兵部侍郎子澹

澹大中十三年登進士第累遷禮部員外郎位終吏部侍郎澹子遠

遠龍紀元年進士登第大順初以員外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乾寧三年轉戸部侍郎博陵縣男食邑三伯戸轉兵部侍郎承旨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天祐初從昭宗東遷洛陽罷相守右僕射二年爲柳璨希朱全忠旨累貶白州

長史行至滑州被害於白馬驛遠文才清麗風神峻整人皆慕其爲人當時目爲釘座梨言席上之珍也

球字叔休寶曆二年登進士第會昌中爲鳳翔節度判官入朝爲尚書郎子瀆瀆大中末亦進士登第崔氏咸通乾符間昆仲子弟紆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已來盛族時推甲等

盧鈞字子和本范陽人祖炅父繼鈞元和四年進士擢第又書判拔萃調補校書郎累佐諸侯府大和五年遷左補闕與同職理宋申錫之枉由是知名歷尚書郎出爲常州刺史九年拜給事中開成元年出爲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其年冬代李從易爲廣州刺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輻湊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梱載而還鈞性仁恕爲政廉潔請監軍領市舶使已一不干預自貞元已來衣冠得罪流放嶺表者因而物故子孫貧悴雖遇赦不能自還凡在封境者鈞減俸錢爲營槥櫝其家疾病死喪則爲之醫藥殯殮孤兒稚女爲之婚嫁凡數百家由是

山越之俗服其德義令不嚴而人化三年將代華蠻數千人詣闕請立生祠銘功頌德先是土人與蠻獠雜居婚娶相通吏或撓之相誘爲亂鈞至立法俾華蠻異處婚娶不通蠻人不得立田宅由是徼外肅清而不相犯會昌初遷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四年誅劉稹以鈞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是冬詔鈞出潞軍五千戍代北鈞升城門餞送其家設幄觀之潞卒素驕因與家人訣別乘醉倒戈攻城門監軍以州兵拒之至晚撫勞方定詔鈞入朝拜戶部侍郎判度支遷戶部尚書大中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宣武軍節度宋亳汴潁觀察等使就加檢校司空四年入爲太子少師進位上柱國范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六年復檢校司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九年詔曰河東軍節度使盧鈞長才博達敏識宏深藹山河之靈抱瑚璉之器多能不燿用晦而彰由嶺表而至太原五換節鉞仁聲載路公論彌高藩垣之和氣不衰臺閣之清風常在宜升揆路以表群寮

可尚書左僕射鈞踐歷中外事功益茂後輩子弟多至台司至是急
徵謂當輔弼雖居端揆心殊失望常移病不視事與親舊遊城南別
墅或累日一歸宰臣令狐綯惡之乃罷僕射仍加檢校司空守太子
太師物議以鈞長者罪綯弄權綯懼十一年九月以鈞檢校司徒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入爲太子太師卒
裴休字公美河內濟源人也祖宣父肅肅貞元中自常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越州刺史浙東團練觀察等使時山賊栗鍠誘山越爲亂陷
浙東郡縣肅召州兵討平之因紀其事號平戎記上之德宗嘉賞肅
生三子儔休俅皆登進士第休志操堅正童齓時兄弟同學于濟源
別墅休經年不出墅門晝講經籍夜課詩賦虞人有以鹿贄儔者儔
俅炰之召休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充今日食肉翌日何繼無宜
攺饌獨不食長慶中從鄉賦登第又應賢良方正升甲科大和初歷
諸藩辟召入爲監察御史右補闕史館修撰會昌中自尚書郎歷典
數郡大中初累官戶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轉兵部侍郎兼御

史大夫領使如故六年八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自大和已來重臣領使者歲漕江淮米不過四十萬石能至渭河倉者十不三四漕吏狡蠹敗溺百端官舟沉溺者歲七十餘隻緣河姦吏大紊劉晏之法洎休領使分命僚佐深按其弊因是所過地里悉令縣令兼董漕事能者獎之自江津達渭口以四十萬之傭歲計緡錢二十八萬貫悉使歸諸漕吏巡院無得侵牟舉新法凡十條奏行之又立稅茶法十二條奏行之物議是之初休典使三歲漕米至渭河倉者一百二十萬斛更無沉舟之弊累轉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休在相位五年十年罷相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宣武軍節度使其年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河東縣子食邑五百戶守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十一年冬檢校戶部尚書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潞磁邢洺觀察使十三年十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十四年八月以本官兼鳳翔尹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咸通初入為戶部尚書累遷吏部尚書太子

少師卒休性寛恵爲官不尚皦察而吏民畏服善爲文長於書翰自成筆法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太原鳳翔近名山多僧寺視事之隙遊踐山林與義學僧講求佛理中年後不食葷血常齋戒屛嗜慾香爐貝典不離齋中詠歌賛唄以爲法樂與尚書紇干㮚皆以法號相字時人重其高潔而鄙其太過多以詞語嘲之休不以爲忤休字冠識亦登進士第休子弦

楊收字藏之同州馮翊人自言隋越公素之後高祖悟虚應賢良制科擢第位終朔州司馬曾祖幼烈位終寧州司馬祖藏器邠州三水丞父遺直位終濠州録事參軍家世爲儒遺直客於蘇州講學爲事因家于吳遺直生四子發假收嚴

發字至之大和四年登進士第又以書判拔萃釋褐校書郎湖南觀察推官再辟西蜀從事入朝爲監察轉侍御史累遷至禮部郎中大中三年改左司郎中宣宗追尊順宗憲宗等尊號禮院奏廟中神主已題舊號請改造及重題詔禮官議發與都官郎中盧摶獻議曰臣

等伏尋舊典栗主升祔之後在禮無改造之文亦無重加尊謚改題神主之例求之曠古曾無其文周加太王王季文王之謚但以德合王周遂加主號未聞改謚易主且文物大備禮法可稱最在兩漢並無其事光武中興都洛陽遣大司馬鄧禹入關奉高祖已下十一帝后神主祔洛陽宗廟蓋神主不合新造故也自魏晉迄於周隋雖代有放恣之君亦有知禮講學之士不聞加謚追尊改主重題書之史策可以覆視今議者唯引東晉重造鄭太后神主事為證伏以鄭太后本瑯琊瑯琊王妃薨後已祔瑯琊邸廟其後毋以子貴將升祔太廟賀循請重造新主改題皇后之號備禮告祔當時用之伏以諸侯廟主與天子廟主長短不同若以王妃八寸之主上配至極禮似不同時諂神貪君之私用此謬禮改造神主比量晉事又絕非宜且宣懿非穆宗之后實武宗之毋毋以子之貴已祔別廟正為得禮饗薦無虧今若從祀至尊題主稱為太后因臣因子正得其宜今乃別造新主題去太字即是穆宗上僊之後臣下追致作嬪之禮瀆亂正經實驚

有識臣當時並列朝行實知謬戾以漢律擅論宗廟者以大不敬論又其時無詔下議遂默塞不敢出言今又欲重用東晉謬禮穢媟聖朝大典猥蒙下問敢不盡言臣謹按國朝前例甚有明文武德元年五月備法駕於長安通義里舊廟奉迎宣簡公懿王景皇帝神主升祔太廟既言於舊廟奉迎足明必奉舊主其加謚追尊之禮自古本無其事自則天太后攝政之後累有之自此之後數用其禮歷檢國史並無改造重題之文若故事有之無不書於簡冊臣等愚見宜但告新謚于廟而止其改造重題之文開元初太常卿韋縚以高宗廟題武后神主云天后聖帝武氏縚奏請削去天后聖帝之號別題云則天順聖皇后武氏詔從之即不知其時削舊題耶重造主耶亦不知用何代典禮禮之疑者決在宸衷以臣所見但以新謚賫冊告陵廟正得其宜改造重題恐乖禮意時宰相覆奏就神主改題而知禮者非之以發議為是改授太常少卿出為蘇州刺史蘇發之鄉里也恭長慈幼人士稱之還改福州刺史福建觀察使甌閩之人美其能

政者老以善績聞朝廷以發長於邊事移授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屬前政不率蠻夏咸怨發以嚴爲理軍亂爲軍人所囚致於郵舍坐貶婺州刺史卒于治所子乗亦登進士第有俊才尤能爲歌詩歷顯職

假字仁之進士擢第故相鄭覃刺華州署爲從事從覃鎮京口得大理評事入爲監察轉侍御史由司封郎中知雜事轉太常少卿出爲常州刺史卒官初遺直娶元氏生發假繼室長孫氏生收嚴收長六尺二寸廣顙深頤踈眉秀目寡言笑方於事上博聞强記初家寄涔陽甚貧收七歲喪父居喪有如成人而長孫夫人知書親自教授十三略通諸經義善於文詠吳人呼爲神童兄發戲令詠蛙即曰兔邊分玉樹龍底耀銅儀會當同鼓吹不復問官私又令詠筆仍賦鑽字即曰雖匪囊中物何堅不可鑽一朝操政事定使冠三端每良辰美景吳人造門觀神童請爲詩什觀者壓敗其藩收嘲曰爾幸無羸角何用觸吾藩若是升堂者還應自得門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

昜之曰俟爾登進士第可肉食也收以仲兄假未登第久之不從鄉賦開成末假擢第是冬收之長安明年一舉登第年纔二十六時發爲潤州從事因家金陵收得第東歸路由淮右故相司徒杜琮鎮揚州延收署節度推官奏授校書郎琮領度支以收爲巡官琮罷相鎮東蜀奏授掌書記得協律郎琮移鎮西川復管記室宰相馬植奏授渭南尉充集賢校理改監察御史收辭曰僕兄弟進退以義頃仲兄假鄉賦未第收不出衡門今假從事侯府僕不忍先爲御史相公必欲振恤孤生俟僕稟兄言命可也馬公嘉之收即密達意於西蜀杜公願復爲叅佐琮即表爲節度判官馬公乃以收弟嚴爲渭南尉集賢校理代收之任周墀罷相鎮東蜀表嚴爲掌書記墀至鎮而卒琮乃辟嚴爲觀察判官兄弟同幕爲兩使判官時人榮之俄而假自浙西觀察判官入爲監察御史收亦自西川入爲監察兄弟並居憲府特爲新例裴休作相以收深於禮學用爲太常博士時收弟嚴亦自揚州從事入爲監察尋丁母喪歸蘇州既除崔珙罷相鎮淮南以收

爲觀察支使入爲侍御史改職方員外郎分司東都宰相夏侯孜領度支用收爲判官罷職改司勳員外郎長安令秩滿改吏部員外郎上言先人未葬旅殯毗陵擬遷卜於河南之偃師請兄弟自往從之及葬東周會葬者千人時故府杜琮夏侯孜皆在洛二公聯薦收於執政宰相令狐綯用收爲翰林學士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轉兵部侍郎學士承旨左軍中尉楊玄价以收宗姓深左右之乃加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遷門下侍郎刑部尚書收以交阯未復南蠻擾亂請治軍江西以壯出嶺之師乃於洪州置鎮南軍屯兵積粟以餉南海天子嘉之進位尚書右僕射太清太微宮使弘文館大學士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收居位稍務華靡頗爲名輩所譏而門吏僮奴倚爲姦利時楊玄价弟兄掌機務招來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以爲背己由是傾之八年十月罷知政事檢校工部尚書出爲宣歙觀察使韋保衡作相又發收陰事言前用嚴譔爲江西節度納賂百萬明年八月貶爲端州司

馬尋盡削官封長流驩州又令內養郭全穆齎詔賜死九年三月十五日全穆追及之宣詔訖收謂全穆曰收爲宰相無狀得死爲幸心所悲者弟兄淪喪將盡只有弟嚴一人以奉先人之祀乞欲昧死上塵天聽可容一刻之命以俟秉筆乎全穆許之收自書曰臣昳䶊下才謬當委任心乖報國罪積彌天特舉朝章賜之顯戮臣誠悲誠感頓首死罪臣出自寒門旁無勢援幸逢休運累忝清資聖獎曲流遂叨重任上不能罄輸臣節以答寵光下不能迴避禍胎以延俊乂苟利尸素頻歷歲時果至聖朝難寬大典誠知一死未塞深愆固不合將泉壤之詞上塵天聽伏乞陛下哀臣愚惷稍緩雷霆臣頃蒙擢在台衡不敢令弟嚴守官闕下旋蒙聖造令刺浙東所有罪愆是臣自負伏乞聖慈貸嚴微命臣血屬皆幼更無近親只有弟嚴才力尫悴家族所恃在嚴一人俾存殁曲全在陛下弘覆臣無任魂魄望恩之至全穆復奏懿宗愍然宥嚴判官朱儡常潾閻均族人楊公慶嚴季寔楊全益何師玄李孟勳馬全祐李羽王彥復等皆配流嶺表收子

鑒鉅鏻皆登進士第鉅乾寧初以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戸部侍郎封晉陽男食邑三百戸從昭宗東遷爲左散騎常侍卒鏻登第後補集賢校理藍田尉乾寧中累遷尚書郎

嚴字凜之會昌四年進士擢第是歲僕射王起典貢部選士三十人嚴與楊知至竇緘源重鄭朴五人試文合格物議以子弟非之起覆奏武宗勑曰楊嚴一人可及第餘四人落下嚴釋褐諸侯府咸通中累遷吏部員外轉郎中拜給事中工部侍郎尋以本官充翰林學士兄收作相封章請外職拜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團練觀察使收罷相貶官嚴坐貶召州刺史收得雪嚴量移吉王傅乾符四年累遷兵部侍郎五年判度支其年病卒二子涉注涉乾符二年登進士第昭宗朝累遷吏部郎中禮刑二侍郎乾符四年改吏部侍郎天祐初轉左丞從昭宗遷洛陽改吏部尚書輝王即位本官平章事加中書侍郎涉性端厚秉禮乾寧之後賊臣竊發王室寖微及天祐東遷大事去矣涉爲時所嬰不能自退及命相之日與家人相向灑泣曰吾

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謂其子凝式曰今日之命吾家重不幸矣
必累爾等涉謙退善處竟以令終注中和二年進士登第昭宗朝累
官考功員外刑部郎中尋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召充翰林學士累
遷戶部侍郎輝王纘曆兄涉爲宰相注避嫌辭内職守戶部侍郎
韋保衡者字蘊用京兆人祖元貞父慤皆進士登第慤字端士大和
初登第後累佐使府入朝亟歷臺閣大中四年拜禮部侍郎五年選
士頗得名人載領方鎮節度卒保衡咸通五年登進士第累拜起居
郎十年正月尚懿宗女同昌公主公主郭淑妃所生妃有寵出降之
日傾宮中珍玩以爲贈送之資尋以保衡爲翰林學士轉郎中正拜
中書舍人兵部侍郎承旨不朞年以本官平章事保衡恃恩權素所
不悅者必加排斥王鐸貢舉之師蕭遘同門生以素薄其爲人皆擯
斥之以楊收路巖在中書不加禮接媒孽逐之自起居郎至宰相二
年之間階至特進扶風縣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集賢殿大學士十一
年八月公主薨自後恩禮漸薄咸通末淮徐盜起素所怨者發其陰

事保衡竟得罪賜死弟保乂進士登第尚書郎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歷禮戸兵三侍郎學士承旨坐保衡免官○路巖者字魯瞻陽平冠氏人也祖季登大曆六年登進士第累辟諸侯府升朝為尚書郎遷左諫議大夫卒生三子群庠單皆登進士第群字正夫既擢進士又書判抜萃累佐使府入朝為監察御史穆宗初即位遣使西北邊犒宴軍士稱旨累加兵部郎中大和二年遷諫議大夫以本官充侍講學士四年罷侍講為翰林學士五年正拜中書舍人學士如故群精經學善屬文性仁孝志行貞潔父母歿後終身不茹葷血歷踐臺閣受時君異寵未嘗以勢位自矜與士友結交榮達如一八年正月病卒君子惜之二子嶽巖大中中相次進士登第巖幼聰敏過人父友踐方鎮書幣交辟久之方就數年之間出入禁署累遷中書舍人戸部侍郎咸通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年始三十六在相位八年累兼左僕射懿宗時王政多僻宰臣用事巖既承委遇稍務奢靡頗通賂遺及韋保衡尚公主素惡巖為人保衡作相罷巖知政事以檢校

左僕射出為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使未幾改荆南節度詔令六月
下峽赴鎮尋復罷之嶽歷两郡刺史入為給事中子德延
夏侯孜字好學本譙人父審封孜寶曆二年登進士第釋褐諸侯府
累遷婺絳二郡刺史入爲諫議大夫轉給事中十年改刑部侍郎十
一年兼御史中丞遷尚書右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十一年二月遷
朝議大夫守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再加兵部侍郎充諸道塩鐵轉運
等使懿宗即位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累加左僕射門下侍郎
封譙郡侯與路巖楊收同輔政咸通八年罷相檢校司空同平章事
兼成都尹充劒南西川節度使屬南蠻入寇蜀中飢饉軍儲不備蠻
陷嶲州蜀川大擾尋移孜爲河中尹檢校司徒河中晋絳節度使九
年龐勛據徐州南蠻深入天子懲孜治蜀無政詔曰河中晋絳磁隰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中尹上柱
國譙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夏侯孜早以文詞遂登科第累更清貫
亦有能名東陽推撫俗之能故絳著臨人之稱其後用司風憲寵領

藩條皆以公才不辜時選洎掌于經費備歷重難居然要會之權頗得均平之道録其績効擢處鈞衡造膝之時亦聞其筭畫沃心之際備見其謀猷於是念彼邊隅控臨巴蜀藉其才術再靜蠻陬翻致帑廩空虛軍資罄竭寃流闔境寇逼連甍雖易帥已來頻移星琯而無備之後歲有干戈昨者儌障初安瘡痍復甦敷尋事實果驗根由既乖經濟之源益昧君臣之義出於物論非獨于懐是議難處近藩爰更散秩可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未幾卒子潭澤皆登進士第潭累官至禮部侍郎中和三年選士多至卿相于坦

劉瞻字幾之彭城人祖升父景瞻大中初進士擢第四年又登博學宏詞科歷佐使府咸通初升朝累遷太常博士劉瑑作相以宗人遇之薦爲翰林學士轉員外郎中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承旨出爲太原尹河東節度使入拜京兆尹復爲戶部侍郎翰林學士十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十一年八月同昌公主薨懿宗尤嗟惜之以翰林醫官韓宗召康仲殷等用藥

無効收之下獄兩家宗族枝蔓盡捕三百餘人狴牢皆滿瞻召諫官令上疏無敢極言瞻自上疏曰臣聞修短之期人之定分賢愚共一今古攸同喬松舜花稟氣各異至如籛鏗壽考不因有智而延齡顏子早亡不爲不賢而促壽此皆含靈稟氣修短自然之理也一昨同昌公主久嬰危疾深軫聖慈毉藥無徵幽明遽隔陛下過鍾宸愛痛切追思爰責毉工令從嚴憲然韓宗召等因緣藝術備荷寵榮想於診候之時無不盡其方術亦欲病如沃雪藥暫通神其奈禍福難移竟成差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差悞之愆死未塞責自陛下雷霆一怒朝野震驚囚九族於狴牢因兩人之藥悞老幼械繫三百餘人咸云宗召荷恩之日寸祿不霑進藥之時又不同議此乃禍從天降罪匪已爲物議沸騰道路嗟嘆陛下以寬仁厚德御宇十年四海萬邦咸歌聖政何事遽移前志頓易初心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且殉宮女而違道因平人而結冤此皆陛下安不思危忿不顧難者也陛下信崇釋典留意生天大要不過喜捨慈悲方便布施

不生惡念所謂福田則業累盡消化生忉利比居濁惡未可同年伏
望陛下盡釋繫囚易怒爲喜虔奉空王之教以資愛主之靈中外臣
寮同深懇激帝閱疏大怒即日罷瞻相位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江陵尹充荆南節度等使再貶康州刺史量移虢州刺史入朝爲太
子賓客分司翰林學士戶部侍郎鄭畋右諫議大夫高湘比部郎中
知制誥楊知至禮部郎中魏簹兵部員外張顔刑部員外崔彥融御
史中丞孫瑝等皆坐瞻親善貶逐京兆尹溫璋仰藥而卒
劉瑑者彭城人祖璠父煟瑑開成初進士擢第會昌末累遷尚書郎
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大中初轉刑部侍郎瑑精於法律選大中巳
前二百四十四年制勅可行用者二千八百六十五條分爲六百四
十六門議其輕重別成一家法書號大中統類奏行用之出爲河南
尹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十一年五月加檢校
禮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二月入朝
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領使如故十二年累加集

賢殿大學士罷相又歷方鎮卒弟頊亦登進士第
曹確字剛中河南人父景伯貞元十九年進士擢第又登制科確開
成二年登進士第歷聘藩府入朝爲侍御史以工部員外郎知制誥
轉郎中入內署爲學士正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權知河南尹事入爲
兵部侍郎咸通五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監修國史確精
儒術器識謹重動循法度懿宗以伶官李可及爲威衛將軍確執奏
曰臣覽貞觀故事太宗初定官品令文武官共六百四十三員顧謂
房玄齡曰朕設此官員以待賢士工商雜色之流假令術踰儕類止
可厚給財物必不可超授官秩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大
和中文宗欲以樂官尉遲璋爲王府率拾遺竇洵直極諫乃改授光
州長史伏乞以兩朝故事別授可及之官帝不之聽可及善音律尤
能轉喉爲新聲音辭曲折聽者忘倦京師屠沽效之呼爲拍彈同昌
公主除喪後帝與淑妃思念不已可及乃爲歎百年舞曲舞人珠翠
盛飾者數百人畫魚龍地衣用官絁五千匹曲終樂闋珠璣覆地詞

語悽惻聞者涕流帝故寵之嘗於安國寺作菩薩蠻舞如佛降生帝益憐之可及嘗爲子娶婦帝賜酒二銀樽啓之非酒乃金翠也人無敢非之者唯確與中尉西門季玄屢論之帝猶顧待不衰僖宗即位崔彦昭奏逐之死於嶺表確累加右僕射判度支事在相位六年九年罷相檢校司徒平章事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觀察等使以出師扞龐勛功就加太子太師弟汾亦進士登第累官尚書郎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出爲河南尹遷檢校工部尚書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戸部侍郎判度支弟兄並列將相之任人士榮之確與畢誠俱以儒術進用及居相位廉儉貞苦君子多之稱爲曹畢

畢誠者字存之鄆州須昌人也伯祖構高宗時吏部尚書構弟栩鄠王府司馬生凌凌爲汾州長史生匀爲協律郎匀生誠少孤貧燃薪讀書刻苦自勵既長博通經史尤能歌詩端慤好古交遊不雜大和中進士擢第又以書判拔萃尚書杜琮鎮許昌辟爲從事琮領度支誠爲巡官琮鎮揚州又從之琮入相誠爲監察轉侍御史武宗朝宰

相李德裕專政出琮爲東蜀節度琮之故吏莫敢餞送問訊唯誠無所顧慮問遺不絕德裕怒出誠爲磁州刺史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譴者皆徵還誠入爲戶部員外郎分司東都歷駕部員外郎倉部郎中故事勢門子弟鄙倉駕二曹居之者不悅唯誠受命恬然恭遜口無異言執政多之改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知雜朞年召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刑部侍郎自大中末党項羌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古今論列破羌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爲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即用誠爲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等使誠至軍遣使告喻叛徒諸羌率化又以邊境禦戎以兵多積穀爲上策乃召募軍士開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石省度支錢數百萬詔書嘉之就加檢校工部尚書移鎮澤潞充昭義節度使二年改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太原近胡九姓爲亂誠明賞罰謹斥候朞年諸部革心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移授汴州刺史充宣武軍節度宋亳汴觀察等使其年入爲戶部尚書領度

支月餘改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累遷中書侍郎兵部尚書集賢大學士在相位三年十月以疾固辭位詔守兵部尚書以其本官同平章事出鎮河中十二月二十三日卒于鎮時年六十二誠謹重長於文學尤精吏術在相位以同官任情不法固辭而免君子美之子紹顔知顔登進士第累歷顯官
杜審權字殷衡京兆人也國初萊成公如晦六代孫祖佐位終大理正佐生二子元穎元絳元穎穆宗朝宰相絳位終太子賓客絳生二子審權蔚並登進士第審權釋褐江西觀察判官又以書判拔萃拜右拾遺轉左補闕大中初遷司勲員外郎轉郎中知雜又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十年權知禮部貢舉十一年選士三十人後多至達官正拜禮部侍郎其年冬出爲陝州大都督府長史陝虢都團練觀察使加檢校戸部尚書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懿宗即位召拜吏部尚書三年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右僕射九年罷相檢校司空兼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蘇杭常等州觀察使時徐

州戍將龐勛自桂州擅還據徐泗大擾淮南審權與淮南節度使令孤綯荆南節度使崔鉉奉詔出師犄角討賊而浙西饋運不絶繼破徐戎賊平召拜尚書左僕射十一年制曰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守尚書左僕射上柱國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杜審權蘊含黄鍾行貞白璧沖粹孕靈嶽之秀精明涵列宿之光塵外孤標雲間獨步踐歴華貫餘二十年鑒裁名流凡幾百輩清切之任無不試重難之務無不經靜而立名嚴以肅物絶分毫徇巳之意秉尺寸度量之懐貞方飾躬溫茂繕性儉不偪下畏以居高語默適時喜愠莫見頃罷機務鎮于金陵值淮夷猖狂干戈悖起累發猛士挫彼賊鋒廣備糗糧助茲軍食深惟將相之大體頗覩文武之全才王導以蕭灑之名不忘戎事謝安以恬澹之德亦在兵間及駟馬來朝擢居端揆嚴重自處恬曠不渝虞芮之故都前蹤尚爾邠瑕之舊地往事依然兼以股肱之良爲吾腹心之寄既佩相印更握兵符仍五教之崇名極一時之盛禮可檢校司徒同平章事河中尹充河中晋絳節度觀察

等使數年以本官兼許州刺史忠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入爲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贈太師謚曰德三子讓能彥林弘微讓能咸通十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咸陽尉宰相王鐸鎮汴奏爲推官入爲長安尉集賢校理丁母憂以孝聞服闋淮南節度使劉鄴辟掌記室得殿中賜緋入爲監察牛蔚鎮興元奏爲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歷侍御史起居郎禮部兵部員外郎蕭遘領度支以本官判度支案黃巢犯京師奔赴行在拜禮部郎中史館修撰尋以本官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謝日面賜金紫之服尋召充翰林學士六飛在蜀關東用兵徵發招懷書詔雲委讓能詞才敏速筆無點竄動中事機僖宗嘉之累遷戶部侍郎從駕還京加禮部尚書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封建平縣開國子食邑五伯戶轉兵部尚書學士承旨沙陀逼京師僖宗蒼黃出幸是夜讓能宿直禁中聞難作步出從駕出城十餘里得遺馬一匹無羈勒以紳束首而乘之駕在鳳翔朱玫兵遽至僖宗急幸寶雞近臣唯讓能獨從翌日孔緯等六七人至邠師攻關帝幸梁漢棧道爲石

協所毀崎嶇險阻之間不離左右帝顧謂之曰朕之失道再致播遷險難之中卿常在側古所謂忠于所事卿無負矣讓能謝曰臣家世歷重任蒙國厚恩陛下不以臣愚擢居近侍臨難苟免臣之恥也僅扞牧圉臣之幸也至褒中加金紫光祿大夫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時朱玫立襄王稱制天下牧伯附之者十六七貢賦迨絶朝士纔十數人行帑無寸金衛兵不宿飽帝垂泣側席無如之何讓能首陳大計請以重臣使河中諭王重榮以大義果承詔請雪以圖討逆京師平拜特進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進封襄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戸駕在鳳翔李昌符作亂倏然變起讓能單步入侍特朝臣受僞署者衆法司請行極法以戒事君讓能固爭之獲全者十七八昭宗纂嗣賜扶危啓運保乂功臣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封晉國公增邑千戸仍賜鐵券誅秦宗權許蔡平定加司空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昭宗郊禮畢進位司徒太清宫使弘文舘大學士延資庫使諸道鹽鐵轉運等使加食邑一千戸明年冊拜太尉加食邑

一千戶自大順已來鳳翔李茂貞大聚兵甲恃功驕恣會楊復恭走山南茂貞欲兼有梁漢之地亟請問罪詔未允而出師昭宗怒其專不得已而從之及山南平詔授以茂貞鎮興元徐彥若鎮鳳翔仍割果閬兩州隸武定軍茂貞怒上章論列語辭不遜又與讓能書曰宰相之職外撫四夷內安百姓陰陽不順猶資爕理之功宇宙將傾須假扶持之力即萬靈舒慘四海安危盡繫朝綱咸由廟筭既為重任方屬元臣況今國步猶艱皇居未壯曩日九衢三市草擁荒墟當時萬戶千門霜凝白骨大廈傾欹而未已沉痾綿息以無餘皆云非賢后無以拯社稷之危非眞宰無以革寰區之弊今明公捨築入夢投竿為師踐履中台制臨外閫不究興亡之理罕聞沉斷之機蓋意有所不平心有所未悟輒思上問願審臧謀竊見楊守亮擅舉干戈阻艱西道將圖割據吞併東川居巴賨為一窟犲狼在梁漢致十年荆棘果聞敗衂尋挫兇狂既前去而不諧思却歸而無地當道與邠州見為隔絕綱運方舉問罪兵師忽聞朝廷授武定之雙旌割果閬之

兩郡未審是何名目酬何功勞紊大國之紀綱蠹天子之州縣非惟取笑於童稚抑亦包羞於馬牛自謂奇謀信爲獨見伏慮是明公賞凶黨無君之輩挫忠臣奉國之心要助姦邪須摧正直又聞公切於保位利在安家商量不自於中書剸割全通於內地雖知深奧罕測津涯亦聞駭異群情頗是喧騰衆口其悖戾如此京師百姓聞茂貞聚兵甲群情恟恟數千百人守闕門候中尉西門重遂出擁馬論列曰乞不分割山南請姑息鳳翔與百姓爲主重遂曰此非吾事出於宰相也昭宗怒詔讓能只在中書調發畫計不歸第月餘宰相崔昭緯陰結邠岐爲城社凡讓能出一言即日達於茂貞行瑜茂貞令健兒數百人雜市人於街崔昭緯鄭延昌歸第市人擁肩輿訴曰岐帥無罪幸相公不加討伐致都邑不寧二相輿中喻之曰大政聖上委杜太尉吾等不預市豪褰簾熟視又不之識因投瓦石擊二相之輿崔鄭下輿散走匿身獲免是日喪堂印公服天子怒捕魁首誅之由是用兵之意愈堅京師之人相與藏竄嚴刑不能已讓能奏曰陛下

初臨大寶國步未安自艱難已來且行貞元故事姑息藩鎮茂貞邇在國門不宜起怨臣料此時未可行也帝曰政刑削弱詔令不出城門此賈生慟哭之際也又書不云乎藥不瞑眩厥疾弗瘳朕不能孱孱度日坐觀淩弱卿爲我主張調發用兵吾委諸王讓能對曰陛下憤藩臣之倔强必欲强幹弱枝以隆王室此則中外大臣所宜戮力以成陛下之志不宜獨任微臣帝曰卿位居元輔與朕同休共戚無宜避事讓能泣辭曰臣待罪台司未乞骸骨者思有以報國恩耳安敢愛身避事況陛下之心憲祖之志也但時有所不便勢有所必然他日臣雖受晁錯之誅但不足以殄七國之患敢不奉詔繼之以死

景福二年秋上以嗣覃王爲招討使神策將李鐬副之率禁軍三萬送彥若赴鎮崔昭緯密與邠鳳結託心害讓能言討伐非上意出於太尉也九月茂貞出軍逆戰王師敗于盩厔岐兵乘勝至三橋讓能奏曰臣固預言之矣請歸罪於臣可以紓難上涕下不能已曰與卿訣矣即日貶爲雷州司戶茂貞在臨皐驛請誅讓能尋賜死時年五

十三駕自石門還京念讓能之寃追贈太師子光乂曉以父枉橫不求聞達曉入梁位亦至宰輔彥林弘徽乾符中相次登進士第彥林光化中累官至尚書郎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天祐初爲御史中丞弘徽累官至中書舍人遷戶部侍郎充弘文館學士判館事與兄同日被害

劉鄴字漢藩潤州句容人也父三復聰敏絕人幼善屬文少孤貧母有癈疾三復丐食供養不離左右久之不遂鄉賦長慶中李德裕拜浙西觀察使三復以德裕禁密大臣以所業文詣郡干謁德裕閱其文倒屣迎之乃辟爲從事管記室母亡哀毀殆不勝喪德裕三爲浙西凡十年三復皆從之大和中德裕輔政用爲員外郎居無何罷相復鎮浙西三復從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三復三爲浙右從事凡十餘年往年主公入相薦用登朝中復從公之京口未幾而罷昨以尚書員外郎奉使至潞旋承新命改轅而東三從公皆在舊地徵諸故事蔑無其比因賦詩

餞別以志之又從德裕歷滑臺西蜀楊州累遷御史中丞會昌中德
裕用事自諫議給事拜刑部侍郎弘文館學士判館事朝廷用兵誅
劉稹澤潞既平朝議以劉從諫妻裴氏是裴問之妹欲原之法司定
罪以劉稹之叛裴以酒食會潞州將校妻女泣告以固逆謀三復奏
曰劉從諫苞藏逆謀比雖已露今推窮僕妾尤得事情據其圖謀語
言制度服物人臣僭亂一至於斯雖生前幸免於顯誅而死後已從
於追戮凡在朝野同深慶快且自古人臣叛逆合有三族之誅尚書
曰乃有顛越不恭我則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如此
則阿裴已不得免於極法矣又況從諫死後主張狂謀罪狀非一劉
稹年既幼小逆節未深裴為母氏固宜誡誘若廣說忠孝之道深陳
禍福之源必冀虺毒不施梟音全革而乃激厲凶黨膠固叛心廣招
將校之妻適有酒食之宴號哭激其衆意贈遺結其群情遂使叛黨
稽不捨之誅孽童延必死之命以至周歲方就誅夷此阿裴之罪也
雖以裴問之功或希減等而國家有法難議從輕伏以管叔周公之

親弟也有罪而且誅之以周公之賢尚不捨兄弟之罪況裴問之功効安能破朝廷法耶據阿裴廢臣妾之道懷逆亂之謀裴問如周公之功尚合行周公之戮況於朝典固在不疑阿裴請準法從之三復未幾病卒鄴六七歲能賦詩李德裕尤憐之與諸子同硯席師學大中初德裕貶逐鄴無所依以文章客遊江浙每有制作人皆稱誦高元裕廉察陝虢辟團練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咸通初劉瞻高璩居要職以故人子薦爲左拾遺召充翰林學士轉尚書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戸部侍郎學士承旨鄴以李德裕貶死珠崖大中朝以令狐綯當權累有赦宥不蒙恩例懿宗即位綯在方鎮屬郊天大赦鄴奏論之曰故崖州司戸叅軍李德裕其父吉甫元和中以直道明誠高居相位中外咸理訏謨有功德裕以偉望宏才繼登台衮險夷不易勁正無群禀周勃厚重之姿慕楊秉忠貞之節頃以微累竄于遐荒既迫衰殘竟歸冥寞其子燁坐貶象州立山縣尉去年遇陛下布惟新之命覃作解之恩移授郴州郴縣尉今已殁於貶所儻德裕

猶有親援可期振揚微臣固不敢上論以招浮議今骨肉將盡生涯已空皆傷棨戟之門遽作荆榛之地孤骨未歸於塋兆一男又沒於湘江特乞聖明俯垂哀愍俾還遺骨兼賜贈官上弘録舊之仁下激徇公之節詔從之鄴尋以本官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其年同平章事判度支轉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累加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僖宗即位蕭倣崔彥昭秉政素惡鄴乃罷鄴知政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使是日鄴押班宣麻竟通事引鄴內殿謝不及笏記鄴自敘十餘句語云霖雨無功深愧代天之用煙霄失路未知歸骨之期帝爲之惻然黃巢渡淮而南詔以浙西高駢代還尋除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以疾辭拜左僕射巢賊犯長安鄴從駕不及與崔沆豆盧瑑匿於金吾將軍張直方之家旬日賊嚴切追捕三人夜竄爲賊所得迫以僞命稱病不應俱爲賊所害

豆盧瑑者河東人祖愿父籍皆以進士擢第瑑大中十三年亦登進士科咸通末累遷兵部員外郎轉戶部郎中知制誥召充翰林學士

正拜中書舍人乾符中累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六年與吏部侍郎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宣制日大風雷雨拔樹左丞韋蟾與瑑善往賀之瑑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應相公為霖作解之祥也瑑笑答曰霖何甚耶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為盜所制乃匿於張直方之家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弟瓚璨皆進士登第累歷清要瓚子華中興位亦至宰輔

史臣曰近代衣冠人物門族昌盛從顯之後寔富名流而彥曾屬徐亂之秋胤接李亡之數計則繆矣天可逃乎楊劉曹畢諸族門非世胄位以藝升伏膺典墳俯拾青紫而收得位求後以至敗名行已飭躬此為深誡杜氏三世相輔太尉陷於橫流臨難忘身可為流涕

贊曰漢代荀陳我朝崔杜有子有弟多登宰輔裴士敗節楊子敗名膏粱移性信而有徵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七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

劉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趙隱字大隱京兆奉天人也祖植建中末朱泚之亂德宗幸奉天時蒼卒變起羽衛不集數日間賊來攻城植以家人奴客奮力拒守仍獻家財以助軍賞天子嘉之賊平咸寧王渾瑊辟為推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貞元初遷鄭州刺史鄭滑節度使李融奏兼副使十年融病軍府之政委於植大將宋朝晏構三軍為亂中夜火發植與監軍列卒待之遲明亂卒自潰即日誅斬皆盡帝優詔嘉之入為衛尉少卿三遷尚書工部侍郎十七年出為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嶺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卒於鎮子存約滂存約大和三年為興元從事是時

軍亂存約與節度使李絳方宴語吏報新軍亂突入府廨公宜避之絳曰吾為帥臣去之安徃麾存約令遁存約曰荷公厚德獲奉賓階背恩苟免非吾志也即欲部分左右拒賊是日與絳同遇害隱以父罹非禍泣守松楸十餘年杜門讀書不應辟命會昌中父友當權要敦勉仕進方應命招累為從事大中三年應進士登第累遷郡守尚書郎給事中河南尹歷戶兵二侍郎領鹽鐵轉運等使咸通末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兼禮部尚書進階特進天水伯食邑七伯戶隱性仁孝與弟騭尤稱友悌少孤貧弟兄力耕稼以奉親造次不干親戚既居宰輔不以權位自高退朝易衣弟兄侍母左右歲時伏臘公卿大臣盈門通謁而大臣及母之榮無如其比乾符中罷相檢校兵部尚書潤州刺史浙西觀察等使入為太常卿轉吏部尚書累加尚書左僕射廣明中卒子光逢光裔光胤弟騭亦以進士登第大中末與兄隱並踐省閣咸通初以兵部員外郎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六年權知貢舉 七年選士多得名流拜禮部侍郎御史中

丞累遷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等使子光逢乾符五年登進士
第釋褐鳳翔推官入朝為監察御史丁父憂免僖宗還京授太常博
士歷禮部司勳吏部三員外郎集賢殿學士轉禮部郎中景福中以
祠部郎中知制誥尋召充翰林學士正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
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如故乾寧三年從駕幸華州拜御
史中丞改禮部侍郎劉季述廢立之後宰相崔胤與黃門爭權衣冠
道喪光逢移疾退居洛陽閉關却掃六七年昭宗遷洛起為吏部侍
郎復為左丞歷太常卿鼎没於梁累官至宰輔封齊國公
光裔光啓三年進士擢第乾寧中累遷司勳郎中弘文館學士改膳
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之服弟兄對掌內外制命時人榮之季述廢
立之後光胤歸洛光裔旅遊江表以避患嶺南劉隱深禮之奏為副
使因家嶺外光胤大順二年進士登第天祐初累官至駕部郎中入
梁歷顯位中興用為宰輔
張裼字公表河間人父君卿元和中舉進士詞學知名累歷郡守裼

會昌四年進士擢第釋褐壽州防禦判官于琮布衣時客遊壽春郡守待之不厚裼以琮衣冠子異禮遇之琮將別謂裼曰吾餉逆旅翁五十千郡將之惠不登其數如何裼方奉母家貧適得俸絹五十匹盡以遺琮約曰他時出處窮達交相卹也裼累辟太原掌書記大中朝琮為翰林學士俄登宰輔判度支琮召裼為司勳員外郎判度支尋用為翰林學士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咸通末琮為韋保衡所構譴逐裼坐貶封州司馬保衡誅琮得雪裼量移入朝為太子賓客遷吏部侍郎京兆尹乾符三年出為華州刺史其年冬檢校吏部尚書鄆州刺史天平軍節度觀察等使四年卒于鎮時年六十四子文蔚濟美貽憲

文蔚乾符二年進士擢第累佐使府龍紀初入朝為尚書郎乾寧中以祠部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賜紫崔胤擅朝政與蔚同年進士尤相善用為翰林學士戶部侍郎轉兵部從昭宗遷洛陽輝王時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入梁卒濟美貽憲相繼以進士登第貽憲覆試

落籍為戶部巡官集賢校理

李蔚字茂休隴西人祖上公位司農卿元和初為陝虢觀察使父景素大和中進士蔚開成末進士擢第釋褐襄陽從事會昌末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拜監察御史轉殿中監大中七年以員外郎知臺雜尋知制誥轉郎中正拜中書舍人咸通五年權知禮部貢舉六年拜禮部侍郎轉尚書右丞懿宗奉佛太過常於禁中飯僧親為贊唄以梅檀為二高座賜安國寺僧徹逢入飯萬僧蔚上疏諫曰臣聞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符融賢者也諫必稱王猛之議誠以事求師古詞貴達情陛下自纘帝圖克崇佛事止當修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大像功費百萬狄仁傑諫曰夫寶鉸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非苦百姓物何以求物生有時用之無度臣每思惟實所悲痛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益勤

王之師況近年已來風塵屢擾水旱失節征役稍繁必若多費官財又苦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此切當之言一也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於後趙羅什多藝不救於姚秦何充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此切當之言二也睿宗為金仙玉真二公主造二道宮辛替否諫曰自夏已來淫雨不解穀荒于壠麥爛于場入秋已來亢旱為災苗而不實霜損蟲暴草菜枯黃下人咨嗟未加賑貸陛下愛兩女而造兩觀燒瓦運木載土塡沙道路流言皆云用錢百萬陛下聖人也遠無不知陛下明君也細無不見既知且見知倉有幾年之儲庫有幾年之帛知百姓之間可存活乎三邊之士可轉輸乎今發一卒以扞邊陲追一兵以衛社稷多無衣食皆帶飢寒賞賜之間迥無所出軍旅驟敗莫不由斯而陛下破百萬貫錢造不急之觀以賈六合之怨以違萬人之心此切當之言三也替否又諫造寺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主常體道以濟

物不利已而害人每去巳以全眞不營身以害教令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豈大聖至神之心乎佛書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減雕琢之費以賑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蟲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邊陲是有湯武之功廻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治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疎見在失眞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此切當之言四也臣觀仁傑天后時上公也姚崇開元時賢相也替否睿宗之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伏以陛下深重緇流妙崇佛事其為樂善實邁前蹤但細詳時代之安危耿黎昔賢之敷奏則思過半矣道遠乎哉臣過忝渥恩言虧臣諫但舉從繩之義少裨負扆之明營繕之間稍宜停減優詔嘉之尋拜京兆尹太常卿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加中書侍郎與盧攜鄭畋同輔政罷相出為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

度使入為吏部尚書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觀察等使咸通十四年轉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乾符三年受代百姓詣闕乞留一年從之四年復為吏部尚書尋遷檢校司空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六年河南軍亂殺崔季康詔以邠寧李侃鎮太原軍情不伏以蔚嘗為太原從事軍民懷之八月以蔚為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其年十月到鎮下車三日暴病卒弟縮從兄繪累官至刺史蔚三子渥洵澤渥咸通末進士及第釋褐太原從事累拜中書舍人禮部侍郎光化三年選貢士洵至福建觀察使

崔彥昭字思文清河人父豈彥昭大中三年進士擢第釋褐諸侯府咸通初累遷兵部員外郎轉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再遷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彥昭長於經濟儒學優深精於吏事前治數郡所莅有聲動多遺愛十年檢校禮部尚書孟州刺史河陽懷節度使進階金紫十二年正月加檢校刑部尚書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管內

觀察等使時徐泗用兵之後北戎多冦邊沙陀諸部動干紀律彥昭柔以恩惠來以兵威三年之間北門大治軍民歌之考滿受代耆老數千詣闕乞留詔報曰彥昭早著令名累更劇任入司邦計開張用經緯之文出統藩維撫馭得韜鈐之術自臨幷部殷若長城但先和衆安人不欲恃險與馬遂致三軍百姓瀝懇同詞備述政能唯恐罷去顧茲重鎮方委長材既獲便安未議移替想當知悉僖宗即位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時趙隱高璩知政事與彥昭同年進士薦彥昭長於治財賦十五年三月召為吏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乾符初以本官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楊收路巖韋保衡皆以朋黨好賂得罪蕭倣秉政頗革前弊而彥昭輔政數月百職斯舉察而不煩士君子稱之二年因其轉官僖宗誡曰彥昭歷試有勞僉諧無媿涉於六月秉是一心修乃文可以興文教勵乃武可以成武功重整前規兩司大計清能壁立政乃風行姦欺屏絕於多岐請託銷摧於正議不煩內庫有助消毫不假外藩有進絲髮軍食所入餘剩於明年郊廟

所供克辦於今歲頗符神化眞謂廟謀不有良臣安能富國宜酬勳於黃閤俾正位於紫垣敬服誠詞永堅茂業嗚呼秉鈞之道何所難哉覆車之塗近已多矣與其樹黨不若修身與其收恩不如秉直買暫勝者貽其永敗沽小智者囊其大愚不貴及人唯爭自我初誠潤屋尋以危家金玉滿堂莫之能守縱經營而得位用枉撓而當辜唯爾選自朕心採於人望宣詔既畢閑門未知來遂奔車退無私謁獨推元老曾請急徵以守道而自臻實榮親之是重爾其堅持正直允執規程但畏幽陰必歸公當甘言可憚叙往可嗤獎善須明懲姦須銳利於人者雖難必舉利於已者雖易勿為頻念孤寒每思耕織常自勤於數事便有望於中興彰朕知臣在卿匡國必使恩從下布法自上行但立直標終無曲影苟致我於堯舜亦比爾於臯夔可中書侍郎依前判度支事彥昭事毋至孝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席時人榮之累遷門下侍郎兼刑部尚書充太清宮使弘文館大學士與鄭畋李蔚同知政

事三加兼官皆領度支如故進階特進累兼尚書右僕射罷相歷方
鎮以太子太保分司卒子保謙
鄭畋字台文滎陽人也曾祖鄰祖穆父亞並登進士第亞字子佐元
和十五年擢進士第又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科吏部調選又以
書判拔萃數歲之内連中三科聰悟絶倫文章秀發李德裕在翰林
亞以文干謁深知之出鎮浙西辟為從事累屬家艱人多忌嫉久之
不調會昌初始入朝為監察御史累遷刑部郎中中丞李回奏知雜
遷諫議大夫給事中五年德裕罷相鎮渚宫授亞正議大夫出為桂
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經畧使大中二年吳汝納訴寃德裕
再貶潮州亞亦貶循州刺史卒畋年十八登進士第釋褐汴宋節度
推官得秘書省校書郎二十二吏部調選又以書判拔萃授渭南尉
直史館事未行亞出桂州畋隨侍左右大中朝白敏中令狐綯相繼
秉政十餘年素與德裕相惡凡德裕親舊多廢斥之畋久不偕於士
伍咸通中令狐綯出鎮劉瞻鎮北門辟為從事入朝為虞部員外郎

右丞鄭薰令狐之黨也撫畋舊事覆奏不放入省畋復出為從事五
年入為刑部員外郎轉萬年令九年劉瞻作相薦為翰林學士轉戶
部郎中畋以久罹擯弃幸承拔擢因授官自陳曰臣十八進士及第
二十二書判登科此時結綬王畿便貯青雲之望洎一沉風水久換
星霜猒外府之罇罍渇明庭之禮樂咸通五年方始登朝若匪遭逢
聖君無以發揚幽迹臣任刑部員外郎日累於閤內對敭去冬蒙擢
宰萬年又得延英中謝傾藿幸依於白日捨盆終覩於青天昨以京
縣浩穰苦心為政疲羸粗息强禦無蹤方專宰字之心用副憂勤之
化陛下過垂採聽遽授恩榮擢於百里之中致在三清之上纔超翰
苑遽改郎曹尋加知制誥又自陳曰臣會昌二年進士及第大中首
歲書判登科其時替故昭義節度使沈詢作渭南縣尉兩考罷免楊
收以結綬替臣詢則備歷顯榮殁經數載收則寵極台輔紲已三年
臣則外困賔筵内甘散秩仰窺霄漢空歎雲泥雖云賦命屯奇實以
遭人排忌其因事自洗滌如此俄遷中書舍人十年王師討徐方禁

庭書詔旁午畋灑翰泉涌動無滯思言皆破的同僚閣筆推之尋遷戶部侍郎龐勛平以本官充承旨畋以德望先達淪滯久之既冠禁庭當為宰輔因謝承旨自陳曰禁林素號清嚴承旨尤稱峻重偏膺顧問首冠英賢今之宰輔四人三以此官騰躍其為盛美更異尋常豈謂凡流繼茲芳躅臣所以憂不稱承旨之任也至若繼劉瞻之慎密守保衡之規程瀝懇事君披肝翊聖以貞方為介胄用忠信作藩籬丹青帝文金玉王度臣亦不敢讓承旨之職況沉舟墜羽因聖主發揚有薄藝微才受鴻恩知遇再周寒暑六忝官榮由郎吏以至於貳卿自末僚而遷於上列其切於大用如此其年八月劉瞻以諫因豎工宗族罷相出為荊南節度使畋草制過為美詞懿宗省之甚怒責之曰畋頃以行跡玷穢為時棄捐朝籍周行無階踐歷竟因由徑遂致叨居塵忝既多狡蠹尤甚且居承旨合體朕懷一昨劉瞻出藩朕豈無意爾次當視草過為美詞逞諂詭於筆端籠愛憎於形內徒知報瞻玆唾之惠誰思篾我拔擢之恩載詳言偽而堅果明同惡相

濟人之多僻一至於斯宜行竄逐之科用屏回邪之黨可梧州刺史僖宗即位召還授右散騎常侍改兵部侍郎乾符四年遷吏部侍郎尋降制曰頃者時艱正途權歸邪幸爾畋執心無惑秉節被讒徵復篤行愈洽人望既負彌綸之業宜居輔弼之司可本官同平章事僖宗上尊號禮畢進加中書侍郎進階特進轉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五年黃巢起曹鄆南犯荊襄東渡江淮衆歸百萬所經屢陷郡邑六年陷安南府據之致書與浙東觀察使崔璆求鄆州節鉞璆言賊勢難圖宜因授之以絕北顧之患天子下百寮議初黃巢之起也宰相盧携以浙西觀察使高駢素有軍功奏為淮南節度使令扼賊衝尋以駢為諸道行營都統及崔璆之奏朝臣議之有請假節以紓患者畋採群議欲以南海節制縻之携以始用高駢欲立奇功以圖勝携曰高駢將略無雙淮土甲兵甚銳今諸道之師方集蕞爾纖寇不足平殄何事捨之示怯而令諸軍解體耶畋曰巢賊之亂本因饑歲人以利合乃至寔繁江淮以南荐食殆半國家久不用

兵士皆忌戰所在節將閉門自守尚不能枝不如釋咎包容權降恩澤彼本以饑年利合一遇豐歲孰不懷思鄉土其衆一離則巢賊几上肉耳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也若此際不以計攻全恃兵力恐天下之憂未艾也群議然之而左僕射于琮曰南海有市舶之利歲貢珠璣如今妖賊所有國藏漸當廢竭上亦望駢成功乃依攜議及中書商量制勑畋曰妖賊百萬橫行天下高公遷延玩寇無意翦除又從而保之彼得計矣國祚安危在我輩三四人畫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稅駕之所矣攜怒拂衣而起袂染於硯因投之僖宗聞之怒曰大臣相詬何以表儀四海二人俱罷政事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廣明元年賊自嶺表北渡江浙虜崔璆陷淮南郡縣高駢止令張璘控制衝要閉壁自固天子始思畋前言二人俱徵還拜畋禮部尚書尋出為鳳翔右節度使是冬賊陷京師僖宗出幸畋聞難作候駕於斜谷迎謁垂泣曰將相悞陛下以至於此臣實罪人請死以懲無狀上曰非卿失也朕以狂寇凌犯且駐蹕興元卿宜堅扼賊衝勿令滋

憂畋對曰臣心報國死而後已請陛下無東顧之憂然道路艱虞奏
報梗澁臨機不能遠禀聖旨願聽臣便宜從事上曰苟利宗社任卿
所行畋還鎮蒐乘補卒繕修戎仗濬飾城壘盡出家財以散士卒晝
夜如臨大敵中和元年二月賊將尚讓王璠率衆五萬欲攻鳳翔畋
預知賊至令大將李昌言等伏於要害賊以畋儒者必不能拒步騎
長驅部伍不整畋以銳卒數千陳于高岡虛立旗幟延袤數里距賊
十餘里伐鼓而陣賊不之測衆寡始欲列卒而陣後軍未至而昌言
等發伏擊之其衆大撓曰既晡矣岐軍四合追擊於龍尾陂賊委兵
仗自潰斬馘萬計得其鎧仗岐軍大振天子聞之謂宰相曰予知畋
不盡儒者之勇甚慰予懷即授畋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充京
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内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汙京師後衆無所
歸畋承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
匡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

戸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徭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兇夏道未衰而羿浞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為匡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承乾蹋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於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御瑶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黃巢奴僕下才犲狼醜類寔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婾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兇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已用百姓以為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剽掠我征鎮覆没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

芥謂大寶易取如奕碁而乃竊據宮闈偽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鷩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瀆貨財比磎壑以難盈類烏鳶而縱攫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牢之內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餐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內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右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党項以久被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煥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纓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耻矧茲殘孽不足殄除況諸道世受國恩身縻好爵皆貯匡邦之略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搆氛鑾輿避狄

莫不指銅駝而背裂望玉壘以魂銷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勳以報君親之德迎鑾反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絶以為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諸藩督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大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褒蜀危矣尋進位檢校司空其年冬畋暴病以岐山方禦賊衝宜須驍將鎮守表薦大將李昌言詔可之詔畋赴行在二年正月至成都以王鐸代畋將兵收復畋尋以僕射平章事以疾久之不拜累表乞解機務二年冬罷相授太子少保僖宗以畋子給事中凝績為龍州刺史詔侍畋就郡養疾薨於郡舍時年五十九光啓末李茂貞授鳳翔節度使畋會兵時茂貞為博野軍小校在奉天畋盡召其軍至岐下以茂貞勤於軍旅甚奇之委以遊邏之任至是茂貞思畋奬待之恩上表論之曰臣伏見當道故檢校司空同平章事鄭畋瑞應星精祥間月角建洪鑪於聖代成庶績於明時鳳毛方浴於春池龍節忽移於右輔旋以群鴟嘯聚萬蝟鋒攢蒼黃而玉輅省方玄第而金門徹鑰九

州相望初猶豫以從風百辟無歸半狐疑而委質而畋衝冠怒髮投袂治兵羅劒戟於罇前練貔貅於閫外坎牲誓衆釁鼓出師馳羽檄於四方暢皇威於萬里身為地軸決橫流而盡入東溟手正天關掃妖星而重尊北極及至囊沙減竈伐鼓揚旌四兇方侈於獸心一陣盡塗於龍尾大振建瓴之捷只於反掌之間不期天柱朝摧將星夜隕竹帛徒書於茂烈松楸未煥於易名臣始是從戎爰承指顧稟三令五申之戒預一匡九合之謀今則謬以微功獲居重鎮尋武侯之遺愛城壘宛然念叔子之高蹤涕零何極伏冀特加贈謚以慰泉扃昭宗嘉之詔贈司徒謚曰文昭畋文學優深器量弘恕美風儀神彩如玉尤能賦詩與人結交榮悴如一始為員外郎為鄭薰不放省上畋不以為憾及畋作相薰才為郎畋特奬拔為給事中列曹侍郎其以德報怨多此類弛凝績景福中歷刑部戸部侍郎

盧攜字子升范陽人祖損父求寳曆初登進士第應諸府辟召位終二郡守攜大中九年進士擢第授集賢校理出佐使府咸通中入朝為

右拾遺殿中侍御史累轉員外郎中長安縣令鄭州刺史召拜諫議大夫乾符初以本官召充翰林學士拜中書舍人乾符末加戶部侍郎學士承旨四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大學士五年黃巢陷荊南江西外郛及虔吉饒信等州自浙東陷福建遂至嶺南陷廣州殺節度使李岧遂抗表求節鉞初王仙芝起河南攜舉宋威齊克讓曾袞等有將畧用為招討使及宋威殺尚君長致賊充斥朝廷遂以宰臣王鐸為都統攜深不悅浙帥崔璆等上表請假黃巢廣州節鉞上令宰臣議攜以王鐸為統帥欲激怒黃巢堅言不可假賊節制止授率府率而已與同列鄭畋爭論投硯於地由是兩罷之為太子賓客分司六年高駢大將張璘頻破賊攜素待高駢厚嘗舉可為統帥天子以駢立功復召攜輔政及王鐸失守罷都統以高駢代之由是自潼關已東汝陝許鄧汴滑青兗皆易帥王鐸鄭畋所授任者皆易之攜內倚田令孜外以高駢為援朝廷大政高下在心時攜病風精神恍惚政事可否皆決於親吏

温季脩貨賄公行及賊擾淮南張麟被殺而許州逐帥滶水丘潰朝廷震懼皆歸罪於嶲及賊陷潼関罷嶲相為太子賓客是夜仰藥而死子晏天祐初為河南縣尉為柳璨所殺

王徽字昭文京兆杜陵人其先出於梁魏魏為秦滅始皇徙関東豪族實関中魏諸公子徙於霸陵以其故王族遂為王氏後周同州刺史熊徽之十代祖葬咸陽之鳳歧原子孫因家焉曾祖擇從兄易從天后朝登進士第從弟明從言從睿宗朝並以進士擢第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號鳳閣王家其後易從子定定子逢逢弟仲周定兄密密子行古行古子收收子超皆以進士登第王氏自易從已降至大中朝登進士科者一十八人登臺省歷牧守賓佐者三十餘人擇從大足三年登進士第先天中又應賢良方正制舉升乙第再遷京兆士曹參軍充麗正殿學士祖察至德二年登進士第位終連州刺史父自立位終緱氏令徽大中十一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戶部侍郎沈詢判度支辟為巡官宰相徐商領鹽鐵

又奏為叅佐時懿宗詔宰相於進士中選子弟尚主或以徽籍上聞徽性沖澹遠勢利聞之憂形於色徽登第時年踰四十見宰相劉瑑哀祈具陳年已高矣居常多病不足以塵汙禁臠瑑於上前言之方免從令狐綯歷宣武淮南兩鎮掌書記得大理評事召拜右拾遺前後上疏論事二十三人難言者必犯顏爭之人士翕然稱重會徐商罷相鎮江陵以徽舊僚欲加奏辟而不敢言徽採知其旨即席言曰僕在進士中荷公重顧公佩印臨戎下官安得不從商喜甚奏授殿中侍御史賜緋荊南節度判官高湜時持憲綱奏為侍御史知雜兼職方員外郎轉考功員外時考簿上中下字朱書吏緣為姦多有揩改徽白僕射請以墨書遂絕姦吏之弊宰相蕭倣以徽明於吏術尤重之乾封初遷司封郎中長安縣令學士闕人倣用徽為翰林學士改職方郎中知制誥正拜中書舍人延英中謝面賜金紫遷戶部侍郎學士承旨改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學士承旨如故廣明元年十二月三日改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是日黃巢入潼關其夜僖宗出幸徽

與同列崔沆豆盧瑑僕射于琮至曙方知車駕出幸遂相奔馳赴行
在徽夜落荆榛中墜於崖谷為賊所得迫還京師將授之偽命徽示
以足折口瘖雖白刃環之終無懼色賊令輿歸第命醫工視之月餘
守視者稍怠徽乃維於負販竄之河中遣人間道奉絹表入蜀天子
嘉之詔授光祿大夫守兵部尚書將赴行在尋詔徽以本官充東面
宣慰催陣使時王鐸都統行營兵馬在河中累年未能破賊徽與行
營都監楊復光謀赦沙陀三部落令赴難其年夏代北軍至決戰累
捷收復京師以功加尚書右僕射光啓中潞州軍亂殺其帥成麟以
兵部侍郎鄭昌圖權知昭義軍事時孟方立割據山東三州別為一
鎮上黨支郡唯澤州耳而軍中之人多附方立昌圖不能制宰相奏
請以重臣鎮之乃授徽檢校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
長史澤潞邢洺磁觀察等使時鑾輅未還關東聚盜而河東李克用
與孟方立方爭澤潞以朝廷兵力必不能加上表訴之曰臣聞量才
授任本切於安人奉上推忠莫先於體國臣早逢昌運備歷華資止

仗竭誠幸無蹤迹六年内置雖叨侍從之榮一日台司未展匡扶之志敢忘急病用副憂勤況重鎮兵符元戎相印特膺寵寄出自宸衷豈合憚勞更陳表款但以鄭昌圖主留累月將結深根孟方立專據三州轉成積釁招其外則潞人胥怨撫其内則邢將益疑禍方熾於既焚計奈何於已失須觀勝負乃決安危欲遵命而勇行則寢興百慮思奉身而先退則事體兩全伏乞聖慈俯求廷議擇其可付理在從長免微臣負懷寵之譏使上黨破必爭之勢觸藩知難庶無愧於前言報國圖功豈無伸於此日天子乃以昌圖鎮之以徽為諸道租庸供軍等使餘官如故時京師收復之後宮寺焚燒園陵毀廢故車駕久而未還乃以徽為大明宮留守京畿安撫制置修奉園陵等使徽方治財賦又兼制置王畿之人太半流喪乃招合遺散撫之如子數年之間版户稍葺東内齋閣繕完有序徽拜表請車駕還京曰昨者狂寇將逃延災方甚而端門鳳畤鎮福地而獨存王氣龍盤鬱祥煙而不散足表宗祧降祉臨御非遙今雖初議修崇未全壯麗式示

卑宮之儉更凝馭道之尊且肅宗纔見捷書便離岐下德宗雖當盛暑不駐漢中故事具存昌期難緩願廻鑾輅早復京師臣謬以散材叨膺重寄閉閤深念拜章累陳審時事之安危繫廟謨之得失臣雖隨宜制置竭力撫綏如或鑾駕未廻必恐人心復散縱成微効終負殊私勢有必然理宜過慮以茲淹駐轉失機宜實希永挂宸聰亟還清蹕帝深嘉納進位檢校司空御史大夫權知京兆尹事中外權臣遣人治第京師因其亂後多侵犯居人百姓告訐相繼徽不避權豪平之以法由是殘民安業而權幸側目惡其強乃以其黨薛杞為少尹知府事杞方居父喪徽執奏不令入府權臣愈怒奏罷徽使務以本官徽赴行在尋授太子少師移疾退居蒲州滿十旬請罷僖宗還宮復授太子少師疾未任朝謁宰相以徽怨望奏貶集州刺史徽乃輿疾赴貶所不旬日沙陀逼京師僖宗出幸寶雞而軍容田令孜得咎天子以徽無罪召拜吏部尚書封瑯琊郡侯食邑千戶徽將赴行在而襄王僭偽邠岐兵士追逼乘輿天子幸漢中徽不能進李熅偽

制至河中府召徽赴闕徽託以風疾不能步履煴將僭號逼內外臣寮署誓狀徽稱臂緩不能秉筆竟不署名朱玫既誅天子自褒中還至鳳翔召徽拜御史大夫車駕還宮徽上章以足膝風痺不任朝拜乞除散秩復授太子少師及便殿中謝昭宗顧瞻進對曰王徽神氣尚强安可自便乃改授吏部尚書大亂之後銓選失緒吏為姦蠧有重疊補擬者徽從初注授便置手曆一一檢視人無擁滯內外稱之進位檢校司空守尚書右僕射大順元年十二月卒贈太尉謚曰貞子三人椿橲松

史臣曰議兵之難古無百勝蓋以行權制變決斷在於臨機出奇無窮聲實懸於中的昔晉國之平孫皓賈公閭堅沮渡江吳人欲拒曹瞞張輔吴終慙失策彼之賢俊未免悔尤況盧子昇平代書生素迷軍志只保高駢之平昔不料高駢之苞藏以至力困黃巢毒流赤縣絕吭仰藥何所禆焉台文氣激壯圖志攄宿憤慷慨誓衆叱咤臨戎竟扼賊喉以康天步謂之不武斯焉取斯崔趙以咢職奉親天倫並

達積慶垂裕播美士林徽志吐盜泉脫身虎口功名不隊君子多之

贊曰武以伸威謀以制敵何必臨戎陳師衽席高駢玩寇盧攜保姦聖斷一悞崎嶇劒山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八